蹄風著



清宮劍影錄

3

清宮劍影錄

第三集

蹄風著



目次

前文事畧

遼東劍客亞密當約三音神尼比劍，雙方一時誤會，亞密當之師傅葉赫爲神尼金砂所傷，心恨神尼，不久投身清宮充御前劍客領班，甚得雍正寵信。是時雍正方大捕武林人，太極手王崇明身陷獄中，神尼入京營救，剛巧崑崙七劍客亦來京訪師妹孟麗絲下落，七友夜探清宮，不料四師哥華山嶽失手被捕，諸人逃避女俠呂四娘家。雍正派亞密當率武士包圍，刧走呂四娘，大師哥金圈子岳長虹力拒清宮劍手于成龍，誘至龍鬚溝畔，卒將于擊倒，並易取其身上武士服混進清宮，行刺雍正。

第七回：金圈子碧血洒丹墀

淑王妃矯詔釋重囚　惡魔君巧佈飛刀陣

且說崑崙七劍客當中，大師哥「金圈子」岳長虹，化裝了清宮二級劍手領班「點點紅」于成龍，闖進養心殿的東暖閣。他的面部僞裝受創，守衞武士竟然辨認不出，可是雍正目光如電，已發覺了破綻，立刻喝出一聲「拿奸細！」殿外幾名侍衞要進來護駕，已來不及。雍正傯忙中踢翻墊足几子，岳長虹長劍撥開，搶步上前，劍吐光芒，勢如風捲，雍正那有拔劍還擋的空隙，看看就要中劍倒下。

這個一代神奸，究是氣運當紅，命不該絕，而且出身少林門下，本身也是一個武技能手，在這生死關頭，本能地施出他的看家本領。祇見他把頭一側，身形倏的卸下，雙掌一分，左掌展出一記「雲手」上撩，閃電般搭着岳長虹的手肘，向旁一撥；右掌一記「黑虎偸心」的毒着，迎着岳長虹前胸擢出。這一手少林派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非到最危急的關頭，不會施出，如果手法一慢，便會當堂送命。金圈子岳長虹因爲神經緊張過度，也欺雍正沒有防備，估不到一霎間長劍給他一搭卸開，掌風颼的攖到，正是避無可避，急忙間祇有將身一側，轉過肩膊來硬接他的一掌，這叫作避重就輕，如果眞是給雍正抓在胸膛，就算不死也會受到重創；還幸雍正這一掌是張開五指攫來，岳長虹把肩膊運力一抵，當堂倒退了幾步。就在這空兒，雍正亷的拉出白金劍在手，劍光一幌，已從下撇到，岳長虹斜縱縮足，輕身閃避，誰想兩名二級劍手已在兩旁撲到，雙劍交加剟出。岳長虹擰身一喝：「來得好！」

長劍回戳，劍光一旋，即時叮噹發響，那兩名侍衛連人連劍一起顛開，倒在一旁。

這時內監侍臣，在外嗚鉦喊賊，岳長虹見走了風，未免有點張惶。雍正見兩名侍衛已給刺客衝倒，他知道來的衹是金圈子岳長虹一個人，心裡當堂鎮定起來。他本待退到暗門裡躲避的，這時因不願放走了敵人，即將身形一拔，寶劍直抖，一股青光擋着岳長虹的退路，颯颯生寒。他一出手就把三昧劍的「翻江排海」一記妙着施出，岳長虹見來勢太疾，連忙沉劍向下一點，想煞着來劍，怎知劍才觸到，雍正連隨貼着他的劍鋒直削，雙方劍鍔一抵，雍正歛胸提氣，集中內勁向前推送，這電火般的一霎間，岳長虹的內勁造詣，比起雍正還差一着，而且雍正這一手來得十分迅捷，即時給壓的馬步動搖，全身踣下。雍正乘時一記「金蛇吐舌」，劍光射出，直點岳長虹的面門。

原來武林名手交鋒，除了雙方目的在琢磨武技之外，若在生死搏鬥的關頭，多數三招兩式便要解決，如今雍正把平生本領施出，要一劍把岳長虹了結。這時候，岳長虹已置生死於度外。簷楹上驟然一股光影奔下來，有人疾喝一聲：「魔王看劍！」聲若雷轟，疾如奔驥。雍正看了這一下劍光的射來，知道來的是個了不起的高手，當堂驚的一窒，眼前㸌的一抖，他的劍已給撞的手腕通痳，全身震退開去。翻眼一望，這個衝下來的正是那亞兒，祇見他目吐兇光，眼眥欲裂，提劍瞪着自已一步步的逼近。雍正惶急當中，橫劍護胸，繞着圓柱倒退，柔聲說道：「那亞兒，朕赦免你的死罪，但要你二人立即離去！」那時岳長虹已站起來，隨着那亞兒一起合攏而上。

外面一陣喊聲，衝進幾個紅巾侍衛，為首的是領班莫人俊，這個崆峒派的名手，自進宮以來還沒機會一展身手，剛才他帶領了幾個三級劍手巡夜，聽到警號趕來。一眼看見那亞兒逃獄，連隨展起飛

雲縱翻在半空，一個跟斗落在雍正面前，快如猴躍。那亞兒瞥見人影縱落，一劍撤出，莫人俊臥地未起，橫劍一迎，火星迸裂，冒死抵着他的劍鋒。雍正怕傷了莫人俊，斜揮一劍，貼着盪開。那亞兒怒火陡起，大喝一聲，把劍回戳過來，一縷銀光，向雍正面門奔到。雍正不敢硬擋，抽身斜縱，順勢一劍上撩，想把來劍挑開，怎知那亞兒粗中有細，這一劍衹是佯攻，誘雍正劍鋒上撩，就在這時，沉腕一壓，臂力千鈞，雍正的劍觸上，當堂拍的一響，震的手肘通痳，那亞兒搭着一絞，他已沒法再把劍握牢，噹啷地跌下。那亞兒飛身撲上，一個餓虎擒羊，把雍正當胸抓着，劍子一抖，在雍正眼前一幌。這一連串動作，都是眨眼間發出。雍正在俄頃之間，更番受到岳長虹和那亞兒的突襲，精神上受了莫大的威脅，手腳一忙，便作了那亞兒的俘虜。

莫人俊剛一站起，便看見雍正給那亞兒當胸執着，劍加頸上，那還敢動手。口裡喝道：「那亞兒，你休傷吾主，你要什麼時我答應你便是。」那亞兒冷笑一聲：「快給我滾！」一腳打出。莫人俊剛才滾在地上仰身擋了一劍，吃過他的滋味兒，早已提心吊胆，一看他的肩膊微動，立刻抽身躍開，那亞兒一腳打了個空，一眼外望，岳長虹已把衝進來的武士殺的東倒西歪。這時又有劍手待要衝進來，那亞兒抓着雍正的衣領，大聲喝道：「狗奴才！快給你爺讓路！」提着雍正縱身出門，這些趕來救援的衹是守衛禁宮的紅巾武士，看到皇帝給人挾持着，一時張惶失措，眼看那亞兒和岳長虹指禁着他們的主子，大步走出養心殿。

出到殿門，雍正有點驚惶，問道：「那亞兒，你究竟是個滿洲人，要把朕帶到什麼地方去？」那亞兒拿劍在他肩頭上一拍，叱道：「我要替多羅郡王報仇，你把那天的禿驢叫來，讓他吃我一劍！」

他恨透那天賺他的怪喇嘛赤空，想抓到來一起殺了。岳長虹跟在一旁，喊道：「好漢，這使不得！」怎知一聲未畢，前面有人喊叫「那亞兒！」是亞密當的聲音。那亞兒和岳長虹都嚇了一跳，一望崇樓之上，黑暗中人影一晃，像輕烟似的便失了影子。

岳長虹曉到亞密當的本領，把手裡的劍子一抖，對那亞兒道：「大俠把這魔王看緊……」一句還沒出口，右邊颼的一股風射來，亞密當從空飛下，直撲那亞兒。人影未到，眼前五六點光影已閃電般打到來，那光影左右兩邊打着拋物線射出，岳長虹忙叫出「有暗器！」他手裡餘下的幾個金圈子連串打出，離眼前一丈之遙叮噹發響，把幾枚飛刀撞落，還有幾口沒有給撞上的直飛向那亞兒的面門。一霎間亞密當的劍風掃到，人影突然出現，岳長虹搶前一劍撇出，力擋亞密當的衝擊。祇見亞密當披上外衣，還沒結上鈕子，左手長劍貼着岳長虹的劍嚓的彈開，右手攫出，欺身逼近那亞兒，勢如猛虎下山。這時候，那亞兒手裡一口劍正想在雍正頸子上一揮，誰料兩口飛刀迎面打到，不能不抽劍擋去，看準一撥，飛刀噹啷一響墜落了，可是亞密當張開五指，已冒着劍鋒攫到面門，那亞兒順勢一劍向他刺去。亞密當正在一劍盪開了岳長虹，眼看雍正性命，已是千鈞一髮，立刻把身子一側，讓那亞兒劍鋒在他的脅下劃過，當堂剜了一道傷口，鮮血直冒，他正和那亞兒撞個滿懷，乘勢一掌劈落，那亞兒抓着雍正的手驀地鬆開，全身給撞退了幾步。亞密當長劍撇回，左掌掩着右脅傷口，身形一低，劍從地面捲出，一度波光似的湧到那亞兒身前。那亞兒才站定了脚步，急忙使勁的一劍下撇，怎知他這一下用力太大，手裡的一口劍是從天牢衞士奪來的，



雍正被他制着，一時急得嚷道：「你們都是滿洲人。」

怎抵得亞密當那口黃龍寶劍的切削，嚓的一聲當堂斷了一截，但亞密當也給他震的手腕有點生痳。

這短促時光，忽聽岳長虹哎唷一聲倒下，原來他見雍正給亞密當一撞脫開，踏在尋丈之外，連隨提劍搶上，眨眼間暗處一簇光影奔出來，他是打暗器的大行家，一瞥便知是連續小暗器打到，手裡長劍一圈，已有幾枚掃落。跟着嗤的暗響又來，左右前後像黃蜂般的紛紛射到，急將身向地上一滾，想翻到圈外，那暗器已追着飛撲而來，背後着了無數的蝴蝶飛鏢，嵌在肉裡，身受重傷。那亞兒見狀大吃一驚，他的劍給削了半截，欲救不得。亞密當身形一拔，已擋在雍正面前，大喝一聲：「拿刺客！」莫人俊和趕到來的侍衞劍手，一擁上前。岳長虹倒在地上喊道：「那亞兒，你快走！」提着長劍向自己頸子一拉，即時氣絕。可憐這個崑崙派的劍客，血染丹墀，好讓那亞兒獨個兒逃走。

那亞兒見岳長虹自刎死去，心裡一酸，莫人俊已衝到，他提着半截劍子一擋，把莫人俊招開。一看亞密當已掩護着雍正退入養心殿，知道大勢已去，雙足一點，竄到廊瓦之上，弓弩手四面矢如飛蝗，他將身一伏，流矢穿空射過，立刻縱身上了一處殿脊，一看牆頭簷角，紛紛出現人影，祇得展起

輕功，向前狂奔。

禁城之內，殿閣重重，那亞兒雖然認得道路，但到處出現紅巾武士，燈光從高閣射出，他走到那裡，燈光便隨着射來，衝了一會，武士雖然殺退不少，可是還未突出重圍。前面已是神武門，闖過這一度包圍，便可走出禁宮。祇見迎面來了幾人，大喝「賊人休走！」這幾人身形輕快，一瞬臨近，却是神武營統領白振，後隨龍木公、鐵杖眞人、雷天賜，一齊合攏過來。那亞兒暗叫一聲苦也！兩根鐵杖已是風一般的左右掃過來，祇得掣着半截劍子，一記「大鵬展翼」，左右一擋，使力把鐵杖招開，可是半截劍子發不得力，雷天賜一口梅花刀颼的捲到，連忙輕身躍起，拿斷劍向下一戳，正把刀鋒盪開，龍木公的一根虬龍杖嚓的又從旁劈到，他的雙足還沒落到簷頭，閃身不得，虬龍杖似泰山般在肩頭滑過，手臂當堂脫了骱，一交倒在簷頭，身子向下直滾。簷頭離地高七八丈，那亞兒驚叫一聲，眼看身體將成肉醬。



亞密當一劍擋開岳長虹，冒着那亞兒的劍鋒僕救雍正。

底下是一處白石天階，大紅柱子後，忽然閃出一個人，把那亞兒雙手一接，放在地上。黑暗中細視，是個中年婦人，帶着他向角門躲進。這地方原來就是雍正做皇子時住的雍和宮，現時已改了喇嘛廟，殿上闃然沒個人影。婦人帶着他走到佛座前，向座下一推，立刻露出暗門，二人一齊走下隧道。那婦人拉着他曲曲折折地走了一程，已出了地道，這裡正是御園的觀音

閣。那亞兒肩頭還隱隱作痛，問那婦人道：「姐姐是誰，爲什麼會把在下救出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就是冒蓮，今天我便躲進宮來的了，估不到大俠脫出了樊籠。」那亞兒喜道：「原來是冒蓮姐姐，我在天牢裡見到王家二公子，才知前番八面城比劍，是姐姐的師傅三音神尼助小的一臂，今天又得姐姐救援，眞使我感激得無言可說呢。」冒蓮道：「這裡非說話之所，讓我帶你從秘道出了這園子，不要給狗子們跟到來。」

書中交代，那亞兒怎會從天牢裡走出，這裡要回叙一筆。自從上次那亞兒闖到圓明園行刺，給赤空三藏擒獲，便解回天牢收禁。這事傳到淑貴妃瓜爾佳氏的耳裡，暗吃一驚。她雖然生長在富貴之家，貪慕虛榮，畏死偷生，但對那亞兒，畢竟一往情深，多年前才會把女兒家的貞操相獻。後來嫁給多羅郡王弘晳，無非爲救那亞兒的性命，她對弘晳實非眞心相愛。到了弘晳密謀反露，自殺身死，瓜爾佳給雍正看上了，不顧倫常，收她作妃子。在往日禮教藩籬的限制下，瓜爾佳算作靦顏事仇；不過滿洲風氣，和中原有點不同，瓜爾佳雖然悲痛弘晳的遭遇，但戀着富貴榮華，愛惜生命，婦人一有了自私的觀念，那會想到了共他。

這次聽說那亞兒禁在天牢，便打算伺機把他救出。雍正知道她和那亞兒從前的關係，在召幸的時

候，特意出言相試。瓜爾佳早知雍正有這一問，便淡淡的道：「這種反主的惡奴，當日已把舅舅阿蘭泰弄殘廢了，賤婢正恨之刺骨，今次還胆敢進宮行刺，求皇上早日拿他斬首，給我舅舅報仇。」雍正看她說時咬牙切齒，又似是眞心話。便道：「朕暫時不會把他殺了，待拿到了十四阿哥等一班叛黨，提他出來對質，教天下人知道允禵等暗中主使，謀殺君親，罪無可赦。」瓜爾佳氏暗裡安慰，一面施出狐媚手段，連日把雍正纏着。

雍正這天調撥人馬，要圍捕崑崙派劍客。瓜爾佳氏知道他今宵不會回來睡覺，殷勤替他穿衣納履，暗地裡把他腰畔的一枚金符解下來。這金符是雍正傳遞密旨的憑記，誰個接到金符，便得依旨行事。瓜爾佳氏等雍正離開寢宮，便帶着兩名親信內監，向禁衞軍看管的天牢走去。這天牢是個高塔形的石屋，密不通風，塔外有一道螺旋梯子，守衞武士嚴密防備着。掌牢的是三等巴圖魯喀爾喀，這個滿洲將軍從雍正做皇子的時候跟隨至今，雍正曾派他到年羹堯的大營作耳目，立下不少功勞。這一天突見王妃駕到，連忙迎進。瓜爾佳氏道：「喀將軍，皇上打算明天便把那亞兒提出正法，想在這時要他供出十四阿哥的下落，但料這厮寧死不會供出，想起我往日和他有過親串關係，所以賫旨前來試他一下。」喀爾喀遲疑道：「聖上有旨，誰也不許進牢的，恕奴才不敢定奪。」旁邊內監却道：「喀將軍，娘娘有聖上金符帶來呢。」瓜爾佳捧出那一面金符，喀爾喀連忙跪下，接過細視，對瓜爾佳氏道：「娘娘，如今那亞兒囚在鐵車裡，請娘娘進去見他。」瓜爾佳氏神色鎮定，吩咐內監在門外等候，她便隨喀爾喀走進天牢。

走過黑暗的通道，喀爾喀在腰畔拿起一串鑰匙，開了一道鐵門，燃着了燭火，才看到這裡是個大

烟突一般的圓形空屋，地下陷進一個地洞，看不到有囚犯在處。喀爾喀引她走上圍着地洞的通路上，在牆邊攀動一個鏈子，立刻聽到塔頂嘩啦聲響，有一具東西緩緩降下來，落在地洞裡，原來是一具鐵籠，僅露出頂上，密佈着兒臂般粗的鐵條，那亞兒像猛獸般在鐵籠裡踡伏着。

瓜爾佳氏幾乎叫出聲來，她拿出手帕掩了半面，對喀爾喀道：「將軍怎麼不打開這鐵籠，讓那亞兒出來見我？」喀爾喀搖首道：「娘娘，恕奴才不能遵旨，這鐵籠的鑰匙已給聖上用火漆封上了，雖然放在奴才身上，可是要聖上親手揭封，才能使用。」瓜爾佳氏垂首一看，果然有幾根鑰匙纏了黃綾，塗了火漆。她看看已是時機，嬌軀一擺，口裡喊出一聲：「哎唷！」便倒向喀爾喀身旁。這個掌牢將軍不知是計，以爲牢裡空氣渾濁，王妃禁不住暈倒了。也顧不得冒犯，忙的把她攙着，這當兒瓜爾佳氏乘他不覺，把手帕向他的鼻上一蓋，一股難受的氣味觸進鼻子裡，喀爾喀眼前昏花，瞬即倒下。

瓜爾佳氏抽身起來，向着鐵籠喊出：「那亞兒，我的哥哥，你看看我是誰。」這時那亞兒已認得是瓜爾佳到來，縱身攀着鐵籠頂上的鐵枝，罵道：「賤人！虧你還有面目來見我！你不是已作了王妃嗎？今天是要替魔王來把我收拾吧。」瓜爾佳氏忙道：「哥哥，你不要冤枉了我，今天我千辛萬苦地賺進來，要把你救出獄去。」那亞兒心想：「你這賤人，還算有點良心，也好，上邊還有兩具鐵車子，我要她一起放下來。」便道：「瑪泰妮，你眞的沒有忘記了我？塔頂還有太極王的二公子和崑崙派朋友華山嶽，你一起把囚車放下來吧！」瓜爾佳氏答道：「哥哥，我不曉到消息在那裡，我先替你開了鐵籠，讓你脫身出來再算。」

她俯身檢起喀爾喀身上的一串鑰匙，好容易扒到鐵籠頂上，開了大鐵鎖，那亞兒在內推開鐵欄門，縱身脫出。瓜爾佳氏撲上前攬着他喊着親哥哥，那亞兒怎還有心去接受她的柔情蜜意，抱起她竄到通路之上，看見喀爾喀已經暈倒，立刻一手取去他身畔的佩劍，待要拔劍殺他，瓜爾佳忙阻着道：「不要下手！這不關他的事。」那亞兒停手問道：「你剛才看見他攀動那一處消息的嗎？」瓜爾佳指着石壁上一列鏈門，說道：「就是這些撈什子。」

那亞兒把她推過一旁，看看石壁上的鏈子，一排五六個之多，也不知那一個消息是管着另兩具鐵籠的。他隨手抓着一枚，向下一攀，轟隆一響，站處通道突然轉動起來，全身不由自主地隨着向壁間暗門走進，眼前景物一變，轉眼間連瓜爾佳氏都不見了，原來已經送到塔外，這裡一條甬道，兩旁全是石壁。他沿着甬道奔出，已在禁衛營門外。原來這是把處決了的犯人屍首運出機關的秘道，那亞兒攀錯了消息，反把瓜爾佳氏囚在天牢裡。那亞兒掣劍在手，望禁宮飛身前進，聽到養心殿那邊鳴鉦報警，即時飛身衝進，這就是剛才突然出現的來歷。

且說雍正得到亞密當保護出險，已是面如土色。看到亞密當血染外袍，殷紅一片。忙道：「領班傷勢怎樣？」亞密當跪下道：「皇上請恕奴才來遲了，還幸聖躬無事。」一面割開衣襟，脅下露出給那亞兒劃過的創傷，長三四寸，創口已沒有血流出。亞密當神色自若，把腰帶解下來，裹了傷口，對雍正稟道：「奴才因服過千年人參，這傷痕明天便平復了，謝皇上垂注之恩。」雍正即日升他三品官銜，着陪伴在寢宮保護。亞密當的妻子華燕支剛才拿蝴蝶鏢射傷了岳長虹，也賞賜三品夫人服。

白振等追趕那亞兒，以為他摔死了，誰想遍尋不見影踪。他們一起回來向雍正報告，剛巧天牢那

邊的守卒也來稟告那亞兒走脫，王妃瓜爾佳氏被囚在牢底，雍正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當下吩咐把瓜爾佳王妃下獄審問，一面把赤空三藏從圓明園迎到紫禁城來，供奉在紅教上苑裡，商量一網把叛徒捕獲。過了幾天，雍正心神才定，傳旨把王崇明、華山嶽交給刑部審訊，要他們供出同黨。一面把紅衣喇嘛巴里宗召來，問道：「大喇嘛，前些時所貢獻的血滴子藥液，請拿些來把那賊婦幹掉吧！」巴里宗奏道：「萬歲爺聽稟，這次岳鍾琪將軍從滇邊帶回來的飛刀手，兩月來已經訓練好了，請萬歲爺定期檢閱。」雍正掀鬚道：「朕幾乎忘記了，難得大喇嘛替朕想出這個法兒來，就着他們明天到園裡清心閣前演習吧！」

這一班飛刀手，就是往日八皇子胤禩會在滇邊聘到京裡來，伏在萬壽山莊暗算雍正的一種人。他們是滇邊大涼山的苗彝民族，飛刀百發百中，刀鋒上蘸了一些毒液，見血便全身腫脹致死。雍正得到了紅衣喇嘛獻上的血滴子毒液，可在三刻之內，把人體化成膿血，便想練成一隊飛刀手，作御前衛士。不久岳鍾琪在滇邊聘到二百人，都是發飛刀的名手。雍正傳諭交給巴里宗訓練，又着御爐打造精鋼飛刀，給這一班新人使用。

這天雍正駕臨清心閣，亞密當戎裝配劍，跟在一旁保護。二百名飛刀手穿上綠色短服，分成兩隊。靶子是五具木頭人，和人體一般大小。苗族飛刀手飛步經過，飛刀發出，一手射出三口，轉眼之間，木頭人身上已插滿了飛刀，沒有一枚失落。雍正頗感滿意，巴里宗又着人放出無數的小氣球，五彩斑斕，升到半空，地面飛刀一齊射出，那些冉冉上升的氣球，一一中刀爆破。一霎間，天空上氣球已全部失去了影子。雍正回到宮裡，把亞密當以下的侍衛全部召來，諭道：「那亞兒雖然逃脫，但料

他還潛伏京裡，昨天赤空三藏已占出有一位塞外的空門人到來，這個定是沙哈洛妖尼，如今落在天牢的王賊崇明，又是她的叔叔，朕料她遲早會闖進宮來。過兩天，朕要拿王賊和呂飛紅一起在南苑校場前用血滴子毀滅，你們把消息傳到外間，沙哈洛和她的同黨定會到來刼奪，那時朕伏下了飛刀手，佈設地雷，外邊由你們把守着，讓叛賊投進險地，一網把他們轟殺。」各劍手一齊歡呼，聲震殿瓦。正是：

設下陷阱　插翅難飛

第八回：那亞兒三番刺雍正

闖禁宮雲霄逢舊好　進天牢俠士刼重囚

且說三音神尼沙哈洛，自那次亞密當與花蝴蝶到三音池尋仇，避不交手。亞密當二人擬乘夜越過沙漠，和清軍駐兵會合，誰想遇到漠上刮起颶風，無法脫險。那時沙哈洛還未曉到王崇明已給淸兵捕去，見亞密當夫婦陷進風砂之中，如果不往救援，他們兩人定會丟了性命。又念到亞密當的師傳葉赫布揚古已間接死在自已手裡，這番怎能坐視不救。她本着出家人的慈悲心懷，即夜化裝蒙古牧民，騎着兩頭大駱駝把亞密當夫妻援救出險，把二人送到淸軍大營。亞密當在驚慌之餘，神智未復，一時給神尼瞞過，竟認她不出，還解下腰帶金箍一枚，送給神尼作爲紀念。

沙哈洛回到三音大廟，才見冒蓮慌忙相告，說王崇明昨天早上便失了踪，尋到大堤林子裡，發現地上一些血跡，又檢拾得幾枚暗器。她從懷裡掏出幾枚小鏢，遞給神尼。沙哈洛接在手裡一看，暗吃一驚，說道：「這是華燕支的蝴蝶飛鏢，王家叔叔定然給亞密當拏走了。」當下囑咐冒蓮兼程入關，訪女俠呂四娘，設法營救王崇明，並且約定在妙峰山東齋堂相會。

北京城外地勢，西北都是高山，羣峯合抱，那地名山古刹，隨處都是，正是江湖俠客藏身的好所在。沙哈洛化裝成賣解女流，兼程就道，不日已安抵妙峯山，自有東齋堂的女道士接待。等了兩天，還沒見冒蓮到來，心裡十分焦急。這天入黑，她換過了一身夜行衣裝，背上毘盧寶劍，打算乘夜進入

京城，見着呂四娘一問消息。她一路展起急行輕功，向前飛縱，當越過護城濠的一剎兒，見前面一條人影如飛的衝上城牆，身形輕快，一瞬已失却了踪跡。她想：「這夜行人也是一個行家，看他高來高去的本領，輕功甚是來得，只不知是那一路的朋友？」她脚下一點，趕着一個小提急縱，竄上城頭。

城牆上的守卒正在碉樓裡打盹，沙哈洛像貍奴兒般一竄過去，舉頭一望，剛才的人已在民房上飄縱，一起一落。這夜陰霾滿佈，北京城裡崇樓亘廈，屹立在昏黑之中，沙哈洛沿途釘着前面夜行人的梢子，發覺他也是向呂四娘寓所那邊趕去。那人一飄一縱之間，突然一個低伏，眨眼已失所在。

沙哈洛便想：「偌大的北京城裡，龍蛇混雜，夜行人出沒，實屬常事，未必和我有關，為什麼要釘人家的梢子？」想了也笑自己愛管閒事。正在向前竄去，突然一股劍風從旁剎到，她是耳聽八方的武林高手，忙的斜裡縱起，衣袖一拂，即把來劍盪開。眼前已看到剛才的夜行人站在自己跟前，一臉驚疑的神氣瞪着她道：「你這女人是什麼來路？要苦苦釘我的梢子，難道是官裡耳目？」沙哈洛打量他一眼，是個二十餘歲的少年，眉目英朗，穿了夜行衣服，手裡一柄短劍。他適才的一劍只是佯攻，要攷驗自己是什麼來路，但剛出手便給自己一股衣袖風盪開，所以暗覺驚奇未定。沙哈洛便道：「都是合字上的來路，那會是鹽兒鷹爪子，好漢貴姓？」

那人還是有點驚疑，應道：「看你剛才一手袖子風，似是大漠神功的手法，却為什麼要跟我的行踪？」沙哈洛笑道：「誰個跟你！我走的也是這一路，要訪一位女朋友。」那人遲疑一下問道：「你要訪的是不是兩個口的人？」沙哈洛會意，答道：「正是呂四娘，好漢和她是什麼交情？不妨見告！」那人把劍回鞘，又打量神尼一眼，才道：「在下姓雲，和呂四娘從未會面，但崑崙七劍中的一

桂擎天華山嶽，是在下總角之交，這番聽說他身陷清宮，在下輾轉打探，才知他的六個師兄弟已來了北京，在呂四娘家裡躲着，只怪他們沒辦法把我的華兄救出來，故乘夜前往呂家，打算向他們質問一下。」沙哈洛這時才知崑崙七劍也來了，於是把自己的身份表露出來，那人就在瓦上下拜道：「素聞三音女菩薩威名，今天幸得見面，適才冒犯，還望饒恕！」沙哈洛忙的回禮道：「好漢言重了，未知尊師是那一位？」那人躬身答道：「女菩薩聽稟，在下單名一個霄字，聽說我父是個武林高手，本身姓史，不知為了什麼原故，改稱姓雲，在下未出娘胎，我父便失了踪跡，娘親逼着改嫁，把在下送給西北老英雄華天挺作了乾兒子，自小和華山嶽在一處長大。到了康熙四十五年，清兵攻入西涼，我們全家失散，在下幸得武當山紅雲眞人收留，傳授武技，直到前年師傅命我下山，才和華山嶽兄長重叙，因此也結交上了他的六個同門劍友。不過在下這幾年都是到處萍踪，最近才知華兄落在魔王的掌裡。」

沙哈洛聽雲霄道出了來歷，當堂打了一特，這不是因他是武當派的弟子，而是聽他提到本身姓史，心裡立刻起了疑雲。當下便道：「雲英雄，這裡不是說話之所，我們還是趕到四娘的家裡再算。」兩人各展輕功，北京城裡地面廣濶，走了一程，迎面又來了幾個人影，沙哈洛把雲霄一扯，一齊伏下。來人行動如風，一瞬便到，沙哈洛已認出前行的是鐵扇子諸葛元，正想出來打着招呼，誰想雲霄早已一竄上前，口裡吹着江湖口哨。諸葛元等似是驚弓之鳥，一同拔劍作勢，及聽到口哨，才散開細視。沙哈洛揭去頭巾，諸葛元喜極道：「女菩薩，我們等你到來，盼的頸子也長出來了，今宵我們兄弟五人，正從鷹爪子的劍下逃出。」

神尼急的問道：「四娘怎樣？你們不是住在她的家裡嗎？」粉面仙姑白素常和其他三人，上前見過禮，答道：「呂姊姊給亞密當抓去了，岳大師哥剛才纏着于成龍，讓我們兄弟脫出鷹爪的包圍，如今正在徬徨歧路。」沙哈洛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們還是逃出皇城要緊，再遲官兵便會大舉包圍；我想岳英雄武功了得，此去自有分算。」

他們一行翻出皇城，連夜趕回妙峰山，沙哈洛沿途問起幾天來的經過，知道那亞兒、王崇明、華山嶽、呂飛紅，都先後失手。雍正除了獲得亞密當充御前侍衛之外，還有密勒池赤空三藏在宮裡作了國師。沙哈洛聽了，不禁打一寒噤。她從來沒試過懼怕誰人，但知道密宗奇僧的道力，如今雍正有了赤空三藏，王崇明諸人便難救出來了，這樣焉得不驚。

天交五鼓，粉面仙姑白素常剛一闔目，便見大師哥岳長虹站在面前，滿身血汚，含愁對她說道：「師妹，愚兄要和你們永別了，望你們快把四弟救出來。」白素常驚叫一聲，駭的一身冷汗。張目一看，自已躺身齋堂的客廂裡，遠遠傳來鷄聲報曉。她驚的哭起來，披衣出室，喚醒施復明幾人道：「大師哥怕已遇難了，我們還在這裡酣睡，枉他捨了性命來讓我們逃出。」說了縱聲大哭。諸葛元問明所見，都覺得肉跳心驚，六神無主，小葉羌道：「我們七人說過同生共死，四弟又身陷天牢，倘大師哥有什麼不測，教我們怎有面目回崑崙見師傅？不若拚了我們五人的性命，去和胤禎這廝算帳，也勝過在此偷生。」鐵扇子諸葛元理智稍為冷靜，想了便道：「大師哥是否遇害，還沒證實，但望六妹的夢不會是真，讓我們探個真切之後，那時才闖進清宮，決一生死。」黑面玄壇谷永清性子最烈，那裡肯聽諸葛元的說話。他道：「就算大師哥沒事，我們也要探個真確的消息。」他抓起了板斧，一縱上

了屋頂。諸葛元急道：「老五等着！你要去時，也得讓我們隨在一起。」雲霄見黑面玄壇火熠熠要去拚命，忙飛身竄到瓦上，把谷永清扯下來。諸葛元便道：「各位師兄要去，也須聽我一言，如今城門內外都伏着紅巾武士，我們先到附近鄉村，扮作鄉民身份，才能進城去探聽消息。」各人齊聲應諾。白素常想向三音神尼告訴一聲，雲霄說道：「女菩薩勞頓了半宵，如今正在前面精舍裡打坐，我們還是不要去驚動她吧。」白素常只得留下幾個字，又把要投止的客寓寫上，大家乘着曙光初吐，一同離開了妙峰山。

沙哈洛在齋堂打坐了兩個時辰，精神稍復，忽見管理客廂的道姑忽忽進來，報告幾個客人都離去了，只留下這張字條。沙哈洛展開一看，沉吟道：「他們這樣急着行動，無異投身到虎口去。」一躍離座，正想追趕下山。轉眼間門外又走進二人，正是徒兒冒蓮，她身後隨着一個黑漢子，見了神尼便骨碌地下拜，口稱：「三音女菩薩在上，弟子那亞兒叩見。」沙哈洛一手把他掖起來，覺得那亞兒的手橋相當有勁。她還沒有答話，冒蓮已跪下禀道：「岳英雄殉難了，王叔叔被囚在天牢裡，受過了兩次刑，看來不久也要提出斬首了。」沙哈洛聽見王崇明還在人世，心裡稍安，當下把那亞兒讓到客廂，問過了清宮裡的情形。

等到下午，朱蓉鏡忽忽到來，把呂四娘被拏的事說出來。沙哈洛道：「一切情形我都知道了，目前着急不得，我還要等一位朋友到來便有辦法。」

究竟三音神尼要等候什麼人到來，暫且按下不表。且說崑崙七劍中的關東鏢客施復明、萬里穿雲小葉羌、黑面玄壇谷永清、粉面仙姑白素常、鐵扇子諸葛元等師兄弟五人，和武當派的雲霄，一行離

開了妙峯山，卽日化裝成鄉民打扮，混進京城。等到夜靜，他們換過了夜行衣，各人都攜備自已的武器，從客寓裡飛身上瓦。清宮裡的守衞雖然星羅棋佈，但各人都有一身輕縱本領，避開守衞的視線，分頭越進紫禁城，復會在一起。遠看一個紅色的高塔，就是禁衞軍囚禁重犯的天牢。諸葛元低聲道：「我們如想刼獄，定要速戰速决，倘給守衞武士纏着交手，讓亞密當趕到來，我們便得吃虧。」施復明答道：「我想雍正定派了宮裡名手前來把守這天牢，我們不要一齊闖進去，那一位兄弟願意前去試探一下呢？」黑面玄壇谷永清聽了爭着要去。粉面仙姑白素常搖首道：「老五去不得，你的火性太烈，不會隨機應變，還是三師哥先進去吧，他的脚下功夫比我們好哩。」萬里穿雲小葉羌點頭應諾，輕身一縱，便向天牢的高塔撲去。

他在圍牆外伏下，細看天牢的高塔像個大烟突，全身光滑沒個窗子，塔下一扇鐵門，門外左右兩間房子，料是牢房總管的地



白素常怕谷永清失手，舞動長鞭相助。

方。塔外繞着螺旋天梯，紅巾武士在梯上逡巡着。小葉羌看了一會，還沒法下手。約過半炊時候，梆子敲响，營房那邊走出十二名守衞，直向牢門行進。這時屋子裡走出一個官員，向十二名武士點了名，跟着帶他們走近塔前，其中八名爬到螺旋梯上接班去了，只剩下四個人。只見那官員從身上取出一串鑰匙，把牢門開了，引四人走了進去。

小葉羌看到了機會，立刻飛身縱下，從腰畔抽出兩根鵝毛戳在手，一翻便竄過圍牆，他的脚下功夫有名的快，閃電般已搶進牢門，舉起鵝毛戳在鐵門後猛戳幾下，門閂已給削毀。突然牢外屋子人影一幌，竄出兩個大內劍手，一個是劍客領班莫人俊，一個是一級劍手龍木公，他們聽到剁門的聲音出來察看。這時候，守在外面的諸葛元等五人，早已趕來接應。粉面仙姑白素常箭一般衝上牆頭，手裡長鞭呼的飛出，龍木公剛撲近牢門，聽到頭上颼的一陣風，連忙舉起虬龍杖在頭上一盤，白素常的長鞭一搭纏上，龍木公外功湛深，運力一扯，白素常在牆頭站足不牢，看看就給摔下。黑面玄壇谷永清大吼一聲，聲如雷响，半空翻落，兩柄雙鋒板斧左右展開，箝形般劈落。龍木公看見來勢急驟，急的坐馬低身，把虬龍杖甩着一拉，脫開了長鞭的纏繞，順勢迎着雙斧一架，眼前火星迸起，砰的一聲，兩人都震了一震。白素常怕谷永清着了龍木公的毒手，立刻飛身到來，左手舞動長鞭，右手展開短

劍，和龍木公鬥在一起。

那邊崆峒劍客莫人俊剛竄出來，便搪着諸葛元，只覺一陣陰風，眼前烏雲朵朵，看不清楚是那一種獨門兵器。他一個碎步縱開，把奇門劍法中的「山魈拜月」招數展開，劍光向前一封，手肘立刻給彈的一連幾震，才看到對方是個五短身材的漢子，使一面大鐵扇，雙方一觸，諸葛元的鐵扇像風吹殘荷，一邊便從下剁到，橫劈雙足。莫人俊不敢大意，連隨沉劍擋去，一記「麻姑掉槳」，貼着一撐，把鐵扇招開，兩人就在牢外一來一往各展功夫。

雲霄見諸葛元三人已把兩名大內高手擋住，立即向施復明打個眼色，教他把着牢門，隨即仗劍衝進塔裡，穿過一條小甬道，聽到獄裡傳來刀劍交迸的音响，急的踊身進門，那裡已是牢房中心，就是上日瓜爾佳闖進來的地方。他一眼望去，小葉羌正給八名紅巾武士包圍着，他手裡兩根鵝毛戳展起，呼呼生風，那八名武士捨命衝前，刀劍交下。剛才的武官站在一旁，慌得面青唇白。雲霄將身一縱，一勢「鷹兒啄食」，閃電般抓着那武官的衣領大喝一聲：「快些住手！」

八名紅巾武士見牢房總管給人抓着，一時驚的呆了。小葉羌鵝毛戳乘勢打出一匝，把刀劍紛紛掃開，各武士都一齊抽身後退。雲霄拿劍一壓那狗官的頸子道：「你要命的快着他們丟下武器！」這個掌天牢的武官今天才從刑部調來，因先日那亞兒逃獄，原日的天牢總管已給雍正拏起來審訊。當下顫聲向各武士討情，道：「各同僚請救我一命！」八名武士定眼望着他，還沒把武器放下。

雲霄左手抓着天牢總管，右手提劍，指嚇他攀動機關，立刻一陣嘩啦的响聲，塔頂落下來一具鐵房子，內裡關着華山獄。他困在鐵籠裡像一頭野獸，雙目發光，一眼看見小葉羌和雲霄到來，不禁叫

道：「兩位賢弟，上面還禁着王崇明兄，快命這狗官把他一起放下來！」怎知一聲未罷！施復明忽忽進來喊道：「鷂子出竇了，扯呼！」他是在說亞密當來了，教二人快走。雲霄急的拿劍亂剁牢籠的鐵條，誰知都是精鋼打造的，沒法剁得開。正在着急，塔頂來了轟隆一响，一度鐵門落下來。雲霄急的把那官兒摔開，扯着小葉羌飛身縱起，那鐵門砰的在背後扎落，把牢屋隔開，那些武士也擋在內面去了。施復明催着二人快走，一同衝到塔外，只見亞密當一口黃龍劍上下翻騰，把諸葛元、白素常、谷永清三人裹在劍光當中。雲霄喊殺一聲，猛虎般從後一劍剁出，亞密當全身拔起，半空裡一劍回掃，把他的劍一觸彈開，跟着繞到諸葛元和白素常二人的身前，諸葛元鐵扇揮起，嚓的給黃龍劍剁開折了；粉面仙姑手裡的短劍長鞭，正在盤旋直取，怎料亞密當劍如電掣，一霎間長鞭已給寸寸剁斷，短劍也飛到半空。亞密當半空一劍，連剁三人，諸葛元眼看不是敵手，一聲口哨，一齊躍出圈外；小葉羌一手拉着施復明，也一同竄走。龍木公、莫人俊飛身追上，只見五個崑崙劍客，黑暗中把飛劍投出，光影一閃，嘶風便到。亞密當曉到他們的飛劍厲害，趕着飛身上前，寶劍一旋，在兩人面前一掃，飛劍立刻給他擋落地上。雲霄走得最後，正在展起「旱地拔葱」的身形，越到牆外，見亞密當把飛劍掃落，心想：「我何不把這厮引開，讓崑崙朋友逃走。」半空一個轉身，直向宮後那邊縱去。

亞密當因急着一看獄裡重囚有沒有逃脫，見諸葛元等不是等閒之輩，也就不想追上。雲霄一連越過幾重宮闕，見後邊沒人追來，才向地上暗處縱落。忽覺樓頭一陣衣帶風聲，連忙投身牆角伏着，轉眼間看見一個女子躍下來。雲霄看了當堂楞着，這女子生得鳳眼蛾眉，左頰一塊紅痣像抹胭脂時印下來的指痕一般，映在他的眼簾，正是他童年時候要好的華燕支。那女子像是發覺有人伏匿似的，妙目

一瞥，持劍向他伏着的牆角走來。雲霄知道沒法躲過，一竄出來，低聲道：「來的可是阿支？」女子立刻停了步，橫劍護身，退後一怔，似乎依稀認得。還是作勢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奸細？剛才天牢那邊報警，你定是逃出來的賊人！」雲霄神色鎮定，把劍回鞘，迎將上前道：「阿支，難道你認不得雲霄？這幾年來，我踏遍了西北，都沒法知道你的下落，原來你已身進皇宮，當了貴人。」華燕支這時嬌軀微顫，面容由紅轉白，低聲道：「你眞是雲哥哥？難道你沒有死去？」

原來雲霄出世不久，便送給西涼英雄華天挺撫養，華天挺的胞弟天拔，單生一個女兒燕支，年紀小雲霄兩歲，大家一起長大，親如兄妹。直到淸兵攻入西涼，華天挺兄弟各領一支西涼人馬，和淸兵作戰，從此各散一方。後來淸兵把西涼蕩平，傳說華家父子，連同雲霄一起，都已死於亂軍之中。一別十多年，人事變遷，今天華燕支見了雲霄，幾乎認他不出，因此好生疑惑。

雲霄見華燕支定眼望着他，便道：「阿支，我當日實沒有死，如今囚禁在天牢裡的崑崙派犯人，就是你的哥哥華山嶽，難道你眞的不曉？」一句話把華燕支嚇得一跳，原來崑崙七劍第一次闖進淸宮，那天正在夜裡，混戰當中，華燕支隨着亞密當趕來救駕，她發出蝴蝶鏢掩護着雍正，粉面仙姑臂上中了一鏢，幸而只是輕傷。後來亞密當大展神威，把華山嶽半空抓着，向地面摔去，當堂昏了，跟着便給拏起來。華燕支沒有看眞刺客的面目，就算見到了，兄妹相別十多年，一時也未必認得出。

華燕支一怔道：「你的說話可眞？這十幾年來，我全沒探到我哥哥的消息，他怎會和崑崙派的劍客一起到淸宮裡來呢？」雲霄應道：「難怪你沒有知曉，他爲着要避免官府的緝捕，已改了姓名，西涼人民只稱他作一柱擎天，正如你混號花蝴蝶一般，連我幾次經過賀蘭山，也沒法探出花蝴蝶就是

你。我今天見到了你，誰想你竟認賊作父，幾乎令我不相信你就是華天拔的女兒。」

他這一番話，說得華燕支滿面羞慚，囁嚅着道：「雲哥，今天我已是有口難言，內裡有許多曲折，只怪我爹死得太早，現時我的乾爹也是姓華的，他把我許配了亞密當，目今米已成炊，這事萬不能教我丈夫知道，你且聽我的說話，暫時在這裡匿下來，容我設個辦法，把我哥哥營救出獄。」雲霄見華燕支還念親情，心裡暗想：「俗語說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且隨她擺佈，在此藏身，再隨機應變便是。」華燕支把他引到自己的屋裡，教他躲起來。這屋子是雍正給她和亞密當居住的，撥了幾名宮監給他們使喚，華燕支乘着亞密當未返，拿內監衣服給雲霄換上，按下不表。

崑崙派五個劍客逃出禁宮，沒見雲霄隨下來，以爲他已失手被捕，大家回到客寓，相對無言。第二天，冒蓮扮成了一個老大娘，按址尋到客寓來，見面便道：「你們累我找的好苦，如果不是留下這地址，幾乎令我找不着，我師傅派我趕來通知，她明天便進城來了，請你們不要輕舉妄動。」各人聽見三音神尼不久便到，稍存一線希望。冒蓮問過了昨日經過，嘆道：「我師傅已說過，淸宮裡有亞密當在處，要刦牢就不容易，她老人家何嘗不心急呢？」大家商量一會，冒蓮要到外面打聽消息。到了入黑，她才傯傯回來，一臉愁容地道：「消息不好，聽說過兩天魔王便要把王叔叔幾人提出行刑了，那天正是校場檢閱的日子，雍正打算親臨校場，閱操後眼看犯人授首，讓百姓知道朝廷的威嚴，不敢存心反叛。」諸葛元一聽便道：「看來不會這樣簡單吧，這叫作安排香餌誘蛟龍，想我們入彀呢。」冒蓮點頭道：「雖然是這樣，難道我們眼看着也不去救嗎？」大家都一時沒了主意。還是粉面仙姑信仰三音神尼會有辦法，對各人道：「沙哈洛這番說過，她約了一個人到來，定然有她的主意，我們還

是等下去吧。」

話分兩頭：雍正自從把一班劍客召到御前，商量在校場裡佈設飛刀陣，引誘三音神尼和崑崙劍客到來，好把各方的敵對份子一網打盡。這時劍客領班于成龍已給巡城兵馬發現，把他救起，回到宮裡，知道岳長虹經已自刎身死，胸裡才消却一口侷促之氣，幸而雍正正在用人之際，也沒有譴責到他。不料這天晚上，崑崙派幾個劍客又來刼獄。這個高塔形的囚牢，是藏派喇嘛督造的，獄裡早就佈了機關，如果沒曉到怎樣進入，蹈着消息，外面警鐘便自動响起，牢裡到處有防禦鐵壁，一按機鈕，鐵壁便落下來，把牢屋隔開，令到犯人逃走不出。當晚亞密當就是聽到警鐘趕到來，把崑崙派劍客轟走。他怕王崇明等幾個重犯逃脫，所以也不追趕，偬偬和龍木公等到牢裡一看，王崇明和華山嶽依然囚着，他們才舒了一口氣。

亞密當乘夜禀告了雍正，說這次除了崑崙派賊黨之外，同來的還有一個年輕的叛徒，劍法相當高強。雍正勃然大怒，即晚傳諭禁衛軍統領白振，定期把王崇明、呂四娘、華山嶽提出正法。

亞密當回到宿舍，華燕支還沒卸裝，剛才她本要隨同出外，看來者是誰。可是亞密當見她肚裡已有了孩子，不肯讓她前去。華燕支神色似很不安，亞密當問道：「夫人是躭心下官和崑崙派賊子交手嗎？」燕支答道：「郎君劍法未逢敵手，這點我用不着躭心，只是今天我爹派人傳來消息，令我一時無主。」亞密當愕然道：「夫人有什麼困難，我們夫妻之間，有事不妨直說。」燕支倚在他的懷裡道：「郎君曉到我爹是西涼人，從前他受過西涼老英雄華天挺的恩惠，今天他派人來說，原來那晚崑崙賊徒當中，那個姓華的就是華天挺的兒子，我爹便想郎君想個法兒，救他一命。」

亞密當垂首不語，久久才道：「這事你爹還是不管的好，今晚那姓華的同黨又來刼獄，皇上正在怒不可遏，就算我向皇上討情，諒也不得，何況他們都是本朝要緝的重犯，皇上已下了諭旨，定後天提出正法，我想除了赤空三藏聖僧之外，別人都沒法救出那姓華的。」華燕支明白亞密當所說的是實話，也就不敢多言。

瞬已到了校場行刑的一天，雍正早就請了赤空三藏前來，問道：「聖僧，朕今天佈下了天羅地網，打算把近來伏匿京中的叛徒，誘到校場裡來一網打盡，請聖僧替朕施出天眼通道力，看看蒙古妖尼會不會投身進來？」赤空合十道：「皇上恕貧僧無狀，近來貧僧每施慧眼，都給一種外來魅力障阻了，大概三音女尼已曉到貧僧到來，拿禪定力來和貧僧作對未定。」雍正知他不是虛言，心裡暗驚，又問道：「今天朕把幾個重囚送到校場處決，聖僧能否替朕施出法力，教他們脫身不得？」赤空答道：「貧僧不能隨護聖駕，這裡有密宗咒語一度，皇上佩在身上，自然平安沒事，至於那幾個重囚，貧僧已着巴里宗喇嘛沿途押送，不怕中途給賊人刼奪。」雍正大喜，接過赤空的一度咒語，那是用硃砂寫在黃綾上的奇怪文字。一面召巴里宗到來，才知巴里宗早就拿迷藥放在囚犯的飲食裡，迷倒了王崇明三人，移放在密封的鐵囚車裡，一共是三十輛。每具鐵車，要用八匹駿馬拖着，就算中途有人刼奪，也不知那一輛車上載了囚犯，而且有大內劍手押送着，任是三音神尼親自到來，也不容易得手。

雍正聽了巴里宗禀告，心裡才覺放心，又着亞密當和于成龍二人跟在自已身旁。先日訓練好的二百名飛刀手和神策營神武營一千名紅巾武士，全部出動，由統領白振指揮，沿途經過道路，禁城兵馬兩旁站列，劍戟如林，守衛得如同鐵桶一般。

這時南苑校塲外面，早已聚集了幾千閒人，遠遠站着，都要一看皇帝駕臨校塲檢閱的威風，同時也想看看呂四娘和王崇明是何等樣人。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，誰也知道呂四娘是個鼎鼎大名的女俠，王崇明更是青龍會的把舵，京裡不少青龍會的幇友，暗中携備香燭果品，打算在王崇明斬首後，在他遺骸面前拜祭一番。

校塲正中，原有一面石壇，臨時築了一座點將台，比往常演武還覺隆重。塲裡兩枝旗杆，高十二丈，桿頂一個方形的旗杆斗，像望台一般高掛。桿上早已懸着一面黃龍大旗，另一邊等待雍正御駕到來，才升起一面日月旗，表示天子駕臨的象徵。校塲外圍着壕溝，有八道拱橋通進。

這裡原是南苑地方，兩旁古樹參天，校塲左右，有兩列守兵的官舍，午炮一响，黃門飛馬到來，傳報御駕將到。遠遠金鉦敲起，便有二百名盔甲耀目的騎兵，飛馳進塲開道，把閒人驅的更遠。放眼一望，大道上紅巾如海，御前紅巾武士簇擁而來，一乘十六匹白馬挽着的御輦，直奔進校塲，這時軍民人等一齊俯伏地上。只見御輦過處，亞密當全身披掛，率領幾十名清宮劍手，兩旁嚴密保護，後面又有幾輛車子，載了紅敎大喇嘛巴里宗、鐵臂禪師、飛龍僧和赤眉道人、鐵杖眞人等國師，只有赤空三藏沒有前來。

雍正上了點將台，禁軍統領白振跪下接了旨，傳諭把犯人帶出，號聲吹起，校塲兩邊的房舍裡，片刻間推出三十輛鐵囚車，每一輛都是黑黝黝地，比轎子還大，後隨兩名劊子手。外面看熱鬧的老百姓個個驚奇，心想：「今天怎麼有這許多重囚要決？」轉眼間那三十輛鐵囚車已一字兒排在塲中心，兩邊近着大旗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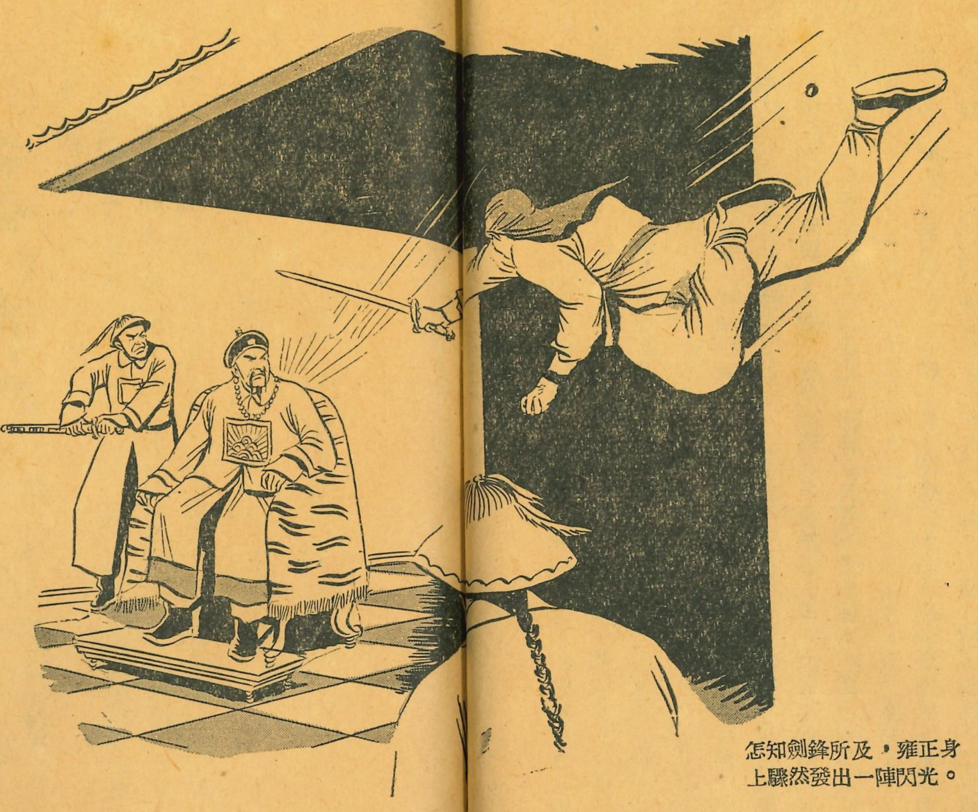
白振一聲令下，其中三具鐵囚車的蓋子張開，像一面鐵板般豎在車頂，這時才看到每輛車子的鐵蓋上都鎖着一人，手足張開，箍在連在蓋上的鐵環裡，釘成一個大字形。這三個犯人，中間的是呂四娘，髮髻散開，頭顱下垂，似是睡着一般，身上還有圓鐵甲套着。兩旁車蓋上是王崇明、華山嶽，原來他們三人都已昏去了。

巴里宗站在雍正身後，從袖裡掏出一包東西來，白振上前接過，却是一包藥末，傳諭劊子手拿去開了冷水，在三個犯人面上噴了一會，不久之後，呂四娘等三人便悠然甦醒，一看雍正坐在點將台上，兩旁兵馬如山，知道今天要把他們處斬，呂四娘首先破口大罵，連雍正昔日怎樣毒殺八俠士、殘害同胞、佔取姪兒媳婦的事都罵出來。可惜她口裡兩列貝齒，早已給雍正鑿下來，因此聲音含混，外面聽不清楚。

雍正面上變色，雙目通紅，衣袖一揮，便有二十名武士馳馬出塲，來到台前，鞍上俯身。雍正拿起令箭向台下一拋，領隊立即接着，率領各武士馳到西邊。號聲震天，二十名武士一齊挽弓搭箭，向塲中馳過，弓弦响處，箭矢射出，一陣嘶風，都向三個犯人射去，看的塲外百姓，個個胆戰心驚。二十四馬蹸已風一般的馳到東邊，又復回來，弓弦引滿，一簇簇的箭矢飛蝗般襲向三輛囚車，响出一陣錚錚的聲音，原來所有箭矢都在呂四娘三人身旁擦過，鋼鏃撞在鐵板上，因此錚錚發响，危險間不容髮。雍正故意要拿三人來練靶，選了二十名弓箭好手出來，作成要把三人射殺，目的是想藉此引外面的同黨出來。

剛才二十名弓箭手出塲去了，這番走出六個身材偉岸的劊子手，行走台前，俯伏接旨，雍正又拿

令箭擲出。六名大漢喊了一聲「領旨！」立刻卸去外衣，露出滿身黑毛，手臂粗如杉子，肌肉稜起。他們走到囚車面前，一躍站到車頂，每人從腰畔抽出一根皮鞭，迎風揮起，撻的一响打在鐵板上。跟着兩個人左右分開，皮鞭一捲，這番劈在呂四娘三人的身上，他們究竟是血肉之軀，雖然平日練就外功鐵布衫功夫，可是經過多天磨折，體力消萎，皮鞭劈在身上一拉，就像鋸齒拉過一般，呂四娘捱了兩鞭，已是熬不下去了，當堂悲叫一聲，三個人的衣服瞬已給皮鞭子抽的片片裂開，破布隨風飛舞。雍正坐在台上，正作出得意的微笑。



怎知劍鋒所及，雍正身上驟然發出一陣閃光。

人叢裡忽然怒吼一聲，如雷轟出，亞密當站在雍正身旁，舉頭一望，東面那邊有個黑漢子衝出，掄起一對雙鋒板斧，瞬已斬翻了外圍幾個守卒。這人正是黑面玄壇谷永清。只見他飛身一縱，便越過內圍紅巾武士的頭頂，直

撲中間三輛囚車。亞密當正待前往阻擋，雍正低聲喝止。那漢子風一般的衝到華山嶽的囚車面前，飛身躍上，手起斧落，把劊子手劈倒，跟着雙斧連剁帶戳，鐵環毀落。這當兒外面光影一閃，那漢子哎唷一聲，翻身倒栽，肩膊上已中了幾枚飛刀，鮮血湧出，校場裡四面壕塹，伏了二百名飛刀手，黑面玄壇谷永清一時按捺不住，撲身出來，雍正要把他生擒，所以等他站上囚車，才着飛刀手把他射傷，當下給武士出來按着，也縛上了囚車。

粉面仙姑白素常和鐵扇子諸葛元，混在人叢裡看到，急的幾乎要隨着出場，可是記起神尼叮囑，要他們依計行事，如今谷永清鹵莽殺出，已是進了虎口，只有咬牙切齒在處忍耐着。

經過了一剎那的混亂，場外百姓又復寧靜起來。雍正向巴里宗和白振打個眼色，白振立刻站到中場，宣讀了上諭，把王崇明三人反叛的罪証說出，跟着一聲號令，劊子手即時給三個囚犯上了枷鎖，

才弄開了鐵環，把王崇明推下四車。這時三人都給皮鞭笞的遍體鱗傷，頸項鎖上一根大鐵鍊，背縛了雙手，脚上也繫了巨鎖，還是站着不跪，瞪着雍正，怒目出火。

雍正在台上怒道：「逆賊們不怕死，朕偏教他們死得痛苦一點。」便傳令劊刀手出來，把三個犯人凌遲寸磔。台下紅巾武士齊應一聲，把三人縛在木樁上，幾個劊刀手持着劊刀走上前來。

說時遲，點將台的屋頂上，一霎間躍下一人，劍光一掠，飛剁到雍正面前，這突然而來的劇變，令到亞密當和各劍手，一齊驚愕，怎知劍鋒所及，雍正身上驟然發出一陣閃光，像電火似的，只聽拍的一响，那口劍反彈開數尺。各劍手這才看出躍下來的是那亞兒。正是：

神龍出沒　　寶劍生寒

第九回：刼法塲鐵傘破飛刀

那亞兒身陷地雷陣　　巴里宗命喪血滴子

話說當日隨從護駕的淸宮劍客亞密當，瞥見躍下來的正是對頭人那亞兒，不禁大吃一驚。他才把劍拉出，便見雍正身上光影一閃，那亞兒的劍立即剁斜去了，像是有一種暗力把劍吸攝卸開似的。這當兒，雍正擰身在座上縱起，那亞兒還想翻手再戳一劍，亞密當早已欺身搶上，一記「王母拂袖」，嚓一响把來劍擋着。

那亞兒目如火赤，見亞密當提劍衝到，大喝一聲，全身急縱，劍氣如虹，繞着一彎，劍鋒已點到雍正的背後。亞密當見他兇如猛虎，防雍正有失；雙足一點，身子如箭衝起，就在半空一劍下撩，嚓的一下又把那亞兒的劍撥開。雍正已退到閱兵台的角落裡，亞密當飛身落下，擋在雍正面前，這時龍木公等幾名御前一級劍手，慌忙拔劍上前護駕，撤下了大喇嘛巴里宗獨個兒站着，那亞兒一個轉身，順勢一抓，竟把御座旁的巴里宗揪過來，作了擋箭牌，龍木公的虬龍杖剛好打出，連忙半路撤招，亞密當也一時呆着。

這電火般的刹那間，校塲裡突然一陣哄聲，差不多和那亞兒出現後同時發出。可惜作書人一枝禿筆，難書兩頭之事。原來校塲裡把四名重犯脫開枷鎖，縛在木杙上，正待行刑。旗杆頂的方斗上，突然飛下一根繩索，一個盤旋，搭着背縛呂四娘的木杙連根拔起，凌空上升，幾個劊子手嘩叫一聲。這

時神武營所有紅巾侍衞，見台上出現刺客，正在潮水一般湧向閱兵台護駕，那還顧得場裡的死囚。統領白振一時徬徨失措，急忙喝令行刑！站在王崇明、華山嶽、谷永清三人身旁的劊子手，大刀舉起，颼的斬落，忽然光影一亮，幾個劊子手叫出一聲，仰後倒栽。校場外邊早已竄出幾人，一齊殺奔場內；前行的正是粉面仙姑白素常，她手裡一根丈八長鞭，如龍蛇飛舞，圍在校場的禁衞軍，紛紛上前阻擋，却給長鞭左右揮出，官兵卽時兩邊倒下，空出一條入路，粉面仙姑一馬當先，後隨萬里穿雲小葉羌、關東鏢客施復明、鐵扇子諸葛元，飛劍齊發，把好些禁衞軍刺傷，瞬已如風撲近中場。

白振眼看閱兵台上殺得一團糟，知道情形不妙，這時旗杆斗上的飛索在半空打着滾轉，眨眼間又盤繞下來，一搭把王崇明扯去。白振急忙大叫：「飛刀手何在！」號令一出，伏在兩旁的幾十名飛刀手利刃齊發，都向死囚面前投擲。正是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左邊的旗杆斗上，閃電般縱下一人，一勢「燕子歸巢」斜飄落地。這人手裡拿着一面車輪般的武器，轉動快如風車，把飛刀紛紛擋落。跟着身子一飄，落在兩個犯人面前，原來他手裡掄使的是一柄鐵傘，飛刀手投出的利刃，觸到便給彈開。白振細看那人，臉黃骨瘦，個子不大，年紀已過六十，穿了一襲大布衣，像個三家村的學究。白振當堂一楞，暗想：「難道這瘦鬼是黃面客宗流來了，這厮多年來已沒了消息，今天怎會到來？」

這時守在場裡的幾名大內劍手，看見有人刼囚，卽時提劍衝上，前行的是點點紅于成龍和龍行劍關彪關豹，三人正迎着粉面仙姑白素常，這個崑崙派的女俠，雌老虎一般，長鞭直捲，關氏兄弟左右縱避，長劍下撩，粉面仙姑玉臂一揚，六柄飛劍齊發，關氏兄弟滾身閃躲，已來不及，二人臂上都給飛劍戳傷。于成龍怕傷了關家兄弟，穿空一劍，「撩雲取月」，直點白素常面門。粉面仙姑長鞭下

盤，鞭尾搭着來劍一拖，勢沉力猛。于成龍急的卸劍後縱，粉面仙姑和諸葛元三人，已乘勢撲到囚犯面前，施復明連剁兩劍，把華山嶽的繩索剁開，諸葛元也把黑面玄壇谷永清救起。這時場裡飛刀從四方八面射來，黃面漢子手裡一柄大鐵傘轉動如風，把雨箭一般的利刃撥落。華山嶽雖然遍體鞭痕，還能走動，就在地上拾起劊子手的大刀；谷永清左臂中了飛刀，右臂還能活動，也抓回他的一張板斧。一瞬間，白振和于成龍率領紅巾武士殺到，白振大喝一聲：「賊人休想逃命！」兩口長劍直戳而來。

黃面客宗流早已隱居積石山，優遊過日，年前聽見徒兒王春明慘死，已是悲痛萬分，這番三音神尼邀約到京，營救王崇明，宗流深恨雍正手段險毒，打算拚了這條老命，要當着雍正跟前，責他背棄了昔日敦煌的盟約。這時鐵傘掄起，脚下展起「八步趕蟬」絕頂輕功，一個縱身，在于成龍白振頭上飄過。他的鐵傘是一種獨門兵器，招法奇妙，于成龍和白振雖屬淸宮裡一流劍手，平生却未會和這種奇怪的兵器對敵。只見黃面客鐵傘向下一轉，他們兩人的劍立卽震的嚓嚓作响，連忙左右竄開，劍剁下盤，掃向敵人雙足。怎知黃面客身如飛絮，輕輕引起，鐵傘又像烏雲般在頭上罩落，兩人急把馬步坐低，「橫架金樑」，雙劍向上一擋，驟覺手腕一陣震動，劍子似陷進亂絲叢裡，一時抽不回來，才知自己的劍已給黃面客的鐵傘纏着。這個靑藏派柔門高手，多年來已是養晦韜光，今天記恨愛徒慘死，把數十年柔功運出，鐵傘一舉，疾喝一聲「滾！」于成龍和白振二人給鐵傘傾斜壓落，當堂受傷踣下。那時旗杆頂上，一根長繩匝空拐落，把兩人套着一帶，又扯到旗杆斗上去了。

外圍數百官兵，看見統領被擒，一時瞠目結舌。閱兵台上的那亞兒，正抓着大喇嘛巴里宗，單手拒敵。亞密當保護着雍正，退守一旁，眼看龍木公和莫人俊等，圍着那亞兒厮鬥。這幾個一級劍手，

劍杖齊發，又怕傷了大喇嘛，投鼠忌器，一時雙方打成平手。雍正看見塲裡突然生變，更不敢讓亞密當離開自己，要退走時，台前路口已給那亞兒佔着，心裡正暗暗着急。瞥見校塲一條人影，手裡旋轉着一柄鐵傘，一飄一縱，向台上疾奔而來。他早已認得這人是黃面客宗流，心裡當堂打了一特，忙把亞密當的袖子一牽道：「領班要提防這個人！」說聲未罷，宗流展起「八步趕蟬」，一飄便到台上。鐵杖眞人、雷天賜守在台口，急的上前攔截。宗流鐵傘向前一推一掄，鐵杖眞人手裡的二百觔鐵杖，拍的一响給彈開數尺，雷天賜手裡一張梅花刀也震的手腕痠痳，宗流使的是柔門內功，撞上了如觸電一般，直滲全身。雷天賜二人給他一掄一送，左右顚開，宗流鐵傘向兩側搗進，直取龍木公莫人俊，恰似狂風掃葉，龍木公鐵杖打出，即時卸開。那亞兒剛殺得滿頭大汗，見有援兵，立刻抓起巴里宗向台下縱走。莫人俊、雷天賜想撲前追截，宗流掄動鐵傘，擋在台口，二人刀劍戳下，鐵傘風車一般在眼前急轉，勁風虎虎，把二人震的虎口生痳。那亞兒挾持着巴里宗，瞬已衝到中塲和崑崙劍客會合在一起。

亞密當見這黃面漢子，連剉幾個大內劍手，怒氣上衝，黃龍劍一捲，丟開雍正直取宗流。黃面客看他丹田氣引，身輕如絮，知他定是遼東劍客亞密當。即時把鐵傘抵着龍木公諸人一推，轉身迎戰，鐵傘下掄，亞密當的劍當堂給他煞着，無隙可進。黃面客駡道：「你這小子就是葉赫的徒兒？你師傅當年和八俊一起，反抗滿清，誰想你是個忘八羔子！靦顏事敵！」他的鐵傘兩邊滾轉，遮、擋、掄、壓、剪、撥、劈、彈、十八式次第展開，就像烏雲一朶，把亞密當盤繞禁壓，黃龍劍着着彈開，沒法遵到空隙。亞密當殺的性起，身子一翻，凌空下撲，劍風直射，宗流把鐵傘迎頭一擋，劍鋒觸到傘枝

上，「雪」的一响卸開。亞密當颼的把劍回戳，疾過如風，宗流沒曉到他的劍來得這樣快速，鐵傘向側一掄，剛好擋上，嚓的一响給黃龍劍戳落，鐵骨當堂給削折幾根。宗流把鐵傘一收，說聲：「後會有期！」全身拔起。亞密當那肯相饒，仗着輕身本領，身子像氣球一般飛起。宗流的鐵傘斂合，掣在手裡，覺得背後劍風剎到，連忙回身作鐵棒掃出，貼着來劍沉腕壓下，亞密當的內勁抵不住柔功的滲進，只覺一股勁力從臂上透到全身，打一震顫，雙足一浮，即時翻身栽落，還幸他的身體輕盈靈活，急的一挺腰子，飄身站穩。黃面客挾着鐵傘，一起一落，把亞密當拋在後頭，瞬已回到各俠士那邊會合。

亞密當本待追上，聽到雍正在後喊他，忙的轉身回到台上，應道：「奴才在！」雍正道：「你守在這裡不許動，朕有諭旨要賊人投降！」這時校塲裡數百紅巾武士，見白振落在賊人手上，只得重重包圍，二百名飛刀手也停止了投射飛刀，分佈四週伏着。旗杆下站着那亞兒、黃面客宗流、粉面仙姑白素常、關東鏢客施復明、鐵扇子諸葛元，和被救起的華山嶽、谷永清二人。那亞兒一手仗劍，把巴里宗抓着，怒目四射，喝道：「誰個敢走近來，咱便把這禿驢殺了！」

塲內武士官軍，一時靜着，閱兵台上秩序已經恢復過來，一班御前劍手紛紛回到台前，仗劍把守。雍正神智稍復，他究竟是久臨大敵的人，看見大喇嘛巴里宗、統領白振和劍客領班于成龍都落在賊黨手上，知道旗杆斗上定有能人躲着，才會拿飛索把犯人凌空搶去，料想這個十九是沙哈洛。他把陰沉機智的眼睛一溜，已經有了計策，當下向紅衣喇嘛鐵臂禪師、飛龍僧二人打個眼色，一面召亞密當站到身旁，密授機宜。

雙方相持片刻，台上侍臣高聲傳達雍正諭旨，說道：「皇上聖恩，勅令叛賊立即投降，還可免爾等一死，如再反抗，爾等定脫不出官軍的包圍。」外圍紅巾武士齊應一聲，弓箭上弦，刀劍舉起，禁衞軍馬隊也把場外閒人驅散。台上侍臣再三宣旨，那亞兒等一班俠士屹不爲動。雍正看見旗杆斗上的人始終沒有露面，心裡驚疑，耳畔突覺有人說道：「胤禎，你休想再施詭計，貧尼要你傳諭赦免各人，讓開一條出路。」他知道這是沙哈洛在旗杆上拿「傳音入密」的本領對他說話。心想：「你這妖尼死期已至，還敢在處故弄玄虛。」他暗囑亞密當一番，亞密當縱身下台，遙對那亞兒等人道：「反賊聽着！皇上網開一面，赦爾等死罪，知機的快把大喇嘛和白統領三人釋放出來，便讓爾等離去。」

崑崙六劍客互相看了一眼，諸葛元低聲問黃面客道：「前輩意思怎樣？」宗流應道：「胤禎平生機詐百出，這事還待三音女菩薩定奪。」



把那亞兒炸到半空肢體四散。

」說話間，半空裡來了一團人影，女俠冒蓮抓着于成龍和白振從旗杆斗縱下，白振二人已給縛了雙手。冒蓮把二人摔開，崑崙六友上前接着。冒蓮道：「師傅教我們把這幾個奴才帶着一起走，防魔王內中有詐。」

他們商量一下，料想有巴里宗幾人挾持在手，雍正投鼠忌器，未必便敢加

害。諸葛元於是喊道：「亞密當，我們要走了，快讓出大路來！」亞密當回稟了雍正，傳諭道：「皇上天恩浩蕩，已接受爾等懇求，如今讓開東路給爾等離去。」諸葛元聽了道：「這使不得，我們偏要向西走。」

大家準備一番，冒蓮向空嘬出口哨，三音神尼攙着王崇明、呂四娘二人凌空縱下。剛才王崇明和呂四娘被救之後，神尼立即替二人施出易筋活血手法，又拿止痛丹給他們嚼下，體力已經回復了一半。黃面客宗流見了王崇明，憶起徒兒春明，不禁老淚滴下來。諸葛元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快走！」當下那亞兒在前開路，後隨黃面客宗流，崑崙六友居中，押着巴里宗、于成龍、白振，提劍指禁，要他們一起退出。冒蓮保護着呂四娘，和沙哈洛、王崇明一同殿後，緩緩向西面退走。亞密當眼看他們沒有依照指定方向，却向西行。忙喝道：「逆賊胆敢違抗聖旨！」那亞兒已提劍殺進官兵包圍，劍光過處，刀戟橫飛。台上侍臣忽又傳來雍正諭旨，敎禁衞軍空開西面大路，讓賊人退出。

那亞兒不知是計，見紅巾武士紛紛退開，讓出一條大路，便大吼一聲殺進，黃面客宗流在後喊道：「壯士小心！提防魔王有詐！」那亞兒已跨過了校場外的壕溝，各人跟着衝出白玉橋，已到了一片草坡，面前栽滿了松柏。

三音神尼回頭一望，見雍正御前十二名劍手，都上了馬，鐵臂禪師和飛龍僧二人，正展起急縱趕

來，心知有異。祇聽鐵臂禪師喊道：「快把大喇嘛放下來！」白振給粉面仙姑拿皮鞭背縛雙手，也在央道：「各位英雄把小的放回去罷，皇上已赦了你們，前面再沒官兵阻攔了。」黑面玄壇谷永清不聽猶可，聽了拿板斧在他後臀一拍，打得白振幾乎向前仆倒。谷永清罵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老子今天要你做忌，休想討得性命兒回去。」

他的罵聲未畢，後面馬蹄聲起，紅衣喇嘛鐵臂禪師已飛馬趕來，相隔不過十丈。只見他衣袖一揚，一股紅光從袖裡飛出，直向樹林滾去。那股火光墜地四散，黃面客宗流大叫一聲：「快向後退！」怎知話才出口，草坡四圍一霎間連聲轟响，濃烟滿佈，那亞兒走得最先，身陷火網之中，原來是地雷爆發。黃面客向後一滾，倉忙中一掌把後隨的粉面仙姑和諸葛元摔開，脚下地雷驟發，火藥衝霄，地上火藥線還在逼迫地燃着，向後面引發。轉眼間烟硝裡冒出一人，滿身鮮血，面目已炸成黑炭一般，這個正是那亞兒。只見他衣服炸脫，光着半身，一條手臂也丢了，瘋狂地奔過來，就在地上一滾，把火藥線滾熄一端，還有一端在數丈外直燃，那裡正近着王崇明幾個人的退路，眼看就要炸起。那亞兒不知那裡來這神威，驀地一勢急縱，翻起跟斗直向下衝，全身滾到地面，單臂向泥土抓進，眨眼間給他拉出一束火藥線來，只見他奪命的捺着一扭，那火藥線全根斷了。可是他身旁的還在燃燒，轟然一聲，把那亞兒炸到半空，肢體四散，一剎間只剩下一些糢糊的血漬。可憐這個滿洲俠士就此捨身殉難，血染校場，致使千



宗流臥地把足一蹬，王崇明已被推開數丈外。

古留得一嘆。

炸聲才止，樹林外已炸成到處坑道，泥土隆起，幸而只爆發了一部，三音神尼和王崇明等人走得最後，那裡正當地雷的中心，若不是那亞兒拚着重傷，拿他最後的一些氣力把藥線弄斷，他們四個人便要化為灰燼了。

這一剎那的恐怖過後，忽然不見了黃面客宗流，連巴里宗、白振、于成龍也失了踪跡。烟硝還在瀰漫，林外似有人影，原來黃面客宗流剛才為救出粉面仙姑諸葛元二人，足部給地雷炸傷，這時倒在地上。離他數步之外，躺着大喇嘛巴里宗，正在輾轉呻吟，喇嘛的頭頂給一具東西罨着，這東西像個小禮帽，用鐵打造，正緊緊地罩在頭顱之上。王崇明忘了身上答傷，搶前攙着黃面客問道：「你老人家覺得怎樣？」宗流已站不起來，答道：「你們快走，那邊……」說還沒罷，樹林裡一陣嘶聲，人影一幌，幾個紅衣喇嘛縱身出來，每人手裡祭出一件東西，發出汪汪聲响。那東西在空際盤旋，迎着王崇明頭上罩落。崇明驟覺宗流臥地把足一蹬，當堂把他推開數丈，那東西瞬已墜落地上，一看竟和巴里宗頭上罩的一般，是藏派喇嘛有名的血滴子利器，不禁大驚。

這一息間，後面馬蹄聲疾馳而來，龍木公、鐵杖眞人、莫人俊等十二名劍手，風一般的殺到。三音神尼高呼諸人退走。她把毘盧劍一揮，回身迎戰。龍木公的虬龍杖扎落，神尼的劍光一匝，嚓的一响把鐵杖削去一截，莫人俊、雷天賜雙雙搶上，擋着了神尼，龍木公也撤回半根鐵杖，三個人把神尼圍着厮殺。王崇明回身要把黃面客背起，誰想赤眉道人飛馬奔到，一劍點過來，王崇明斜縱閃開，擒拏手繞空攫奪，消去一招。紅巾武士已是潮水一般湧到，飛索錨鉤一齊拋出，就把黃面客搭着扯去。

粉面仙姑和諸葛元保護着華山嶽退走，六個崑崙劍客一面發射飛劍拒敵，阻着了十二名御前劍手追來。三音神尼見王崇明給赤眉纏着，怕他體力不支，連忙一劍撤出，招開龍木公三人，全身衝起，箭一般落到王崇明面前，把他提着縱出圈子，龍木公等苦苦追上，神尼施出大漠金砂功，一時勁風射出，夾着金砂，雨點般飛襲，幾個劍手的坐騎受傷倒地，才不敢再追。三音神尼趕上各人，會合一起向西急奔，瞬已離開校場，前面就是西山，距離京城漸遠。

這一次各俠士大鬧校場，衝破飛刀陣，救出王崇明、呂四娘、華山嶽三人，却踏進雍正所佈的地雷陣。原來雍正故意授意亞密當，教他傳諭放開東面一路，讓賊徒退走，明知他們定必疑心有伏，會改趨西面走，那裡正是密佈地雷的陣地。一面暗着鐵臂禪師擲出火球，燃着火藥，地雷一時轟發，那亞兒首當其衝，炸成血人一般，還未咽氣。他知道身受重傷，難免一死，因此大發神威，弄斷火藥線，救回各人性命，他也葬身地雷之中。各俠士悲悼那亞兒，又見黃面客宗流受傷被擒，更是徬徨焦急。三音神尼這番邀請黃面客宗流到來相助，不料竟給地雷炸傷，落在雍正的手裡。

再說巴里宗大喇嘛，他身上懷有紅教裡的殺人利器血滴子，在地雷爆炸的一剎那，他和白振于成

龍一起滾身落地，乘混亂中逃脫。黃面客宗流雙足炸傷，一眼看見巴里宗逃去，即從烟硝裡飛身追趕。怎知走了幾步，雙足劇痛，再沒法支持，巴里宗回身把血滴子暗器拋出，向他頭上罩落。宗流雙足雖然走不動，身子還能打滾，他在濃烟裡一滾，便到了巴里宗身旁，抱着喇嘛雙足一摔，一同跌倒。那血滴子暗器汪汪地罩下來，宗流一手接着，閃電般向巴里宗頭上一蓋，這東西暗藏倒鉤，觸到頭上．惻的一响嵌得緊緊地，那利鉤的尖端滲出血滴子毒液，注入皮肉內，全身起了抽搐，一時三刻身體便化成血肉一堆。黃面客宗流把巴里宗幹掉，自己也給紅巾武士抓走，巴里宗被救起，但已奄奄一息，全身軟癱，還未回到閱兵台，便大叫一聲氣絕。他的身體漸漸腐爛，流出血水，擺在台上，片刻間剩回一堆骨頭，這可說是作法自斃，報應不爽呢。

且說沙哈洛率領諸人，忽忽回到妙峯山，只見東齋堂走出一人，見了各人稽首道：「貧道久候了！」沙哈洛擧頭一看，出來的是個老道士，年紀已在八十開外，一臉白鬚，頭戴魚尾道冠，身穿八卦水火袍，雙目烱烱，神氣內歛，知是個內家高手，可是端詳之下，却不相識。沙哈洛連忙還禮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仙翁何處名山，請示道號？」道士閃過一旁，不受神尼回禮，答道：「貧道來自武當山，道號紫陽，這番來京想把小徒召喚回山，順道拜訪女菩薩，有事通知。」沙哈洛不禁暗驚，面前的竟是武當山的紫陽道長，他是現今武林一代宗師，昔日和自己的師公晦明禪師創北派內家的掌法，和少林寺朝元僧的外家功夫，稱爲內外兩派的正宗。紫陽今年已近百歲，還是童顏白髮，而且是自己的長輩，未知爲了甚事前來。當下躬身說道：「老前輩請受貧尼一拜，這裡說話不便，請進齋堂相見。」

崑崙六友和王崇明等隨同進室，一一上前拜見。紫陽道長望着王崇明道：「王賢姪是太極掌門，源出武當，昔日令尊和貧道有一面之緣，今天得見賢姪，不愧武林名門後裔。」崇明跪下道：「前輩過獎，只惜我哥哥春明年前已給雍正殺害，如今他的師傅宗流土司，身陷清宮，未卜吉凶如何。」紫陽道長搖首道：「滿洲當興，刼數難逃，武林人在這六十年中，還有不少刼運，貧道今天受了天照聖僧所託，到來有事對各位通知。」

沙哈洛見紫陽道長說出天照禪師有說話傳來，忙問有何要事。紫陽說道：「天照禪師已知他的徒兒岳長虹血染清宮，難逃刼運，如今雍正氣數當興，天下奇人怪客，競相投効，各位若不急速離京，三天之後，還有巨禍降臨，雍正已請得密勒池的赤空三藏，替他施放毒霧，封閉西山，那時各位都難逃毒手。」王崇明驚道：「你老人家怎會知曉？」紫陽答道：「天照禪師特遣他的小徒兒趕來相見，託貧道把他的六個門徒召喚回去，還向三音女菩薩通知，岳鍾琪奉了雍正之命，到崆峒山封贈三洞眞人爲護國大法師，又把達摩劍失傳劍法的暗語給了三洞眞人，現時崆峒派紅瘤道人帶了門人下山到秦嶺找尋劍訣，倘不及時阻止，將來武林人受害更甚，因此有意請王賢姪和白賢姪趕到秦嶺一行，教崆峒門人盜取不得。」

紫陽一番說話，聽得各俠士目定口呆，驚疑不定。紫陽見他們還是生疑，便從袖裡掏出天照手諭，只寫上寥寥四字：「即日回山。」施復明等六人見了一齊跪下，想起了大師哥岳長虹自刎丹墀，遺骨未歸，不禁痛哭失聲。紫陽道長命他們起來，叮囑道：「尊師掌崑崙派一代禪宗，道力湛深，善卜未來，他這番定有主意，各位還是即日離開此地吧！」六人拭去眼淚，草草和三音神尼諸人道別，

即日兼程就道去了。

沙哈洛把紫陽道長招呼在齋舍住下，詳問來因，才知岳鍾琪前些時，備了金珠寶帛，親到崆峒山謁見三洞眞人。這三洞眞人便是盤古洞梟夷子、軒轅洞棲霞子、星辰洞靈谷子，都是潛修道教武功的眞人，門下各有得意弟子。三人中武功最厲害的是靈谷子，混號紅瘤道人，這道士煉了幾十年內家天魔劍法，還有一手陰風掌，武林中人多不敢招惹。崆峒派在明末的時候，曾幫助李自成，後來清兵入關，八十年來相戒足不下山，他們是怕滿清含仇報復。派裡好些門人，改名換姓在江湖混跡，但也有不少正氣的人，像從前青龍會的掌印盤龍劍俠，便是在江湖裡行俠仗義，和滿清官兵對抗的。

岳鍾琪見了三洞眞人，傳達雍正諭旨，封他們爲護國大法師，又撥了五萬両銀子給他們修建天魔窟。這天魔窟是一所天然的石洞，內裡建造得金碧輝煌，像個神仙洞府，原日是崆峒派道教的供殿，內裡地道縱橫，暗室密接，仿似迷宮一般。岳鍾琪早就探悉紅瘤眞人從前和少林派有過一段仇怨，念念不忘報復。因此乘機進言，把少林達摩劍的秘密說出。這失傳的六式劍訣，正是當年朝元長老封在鐵函裡面，遺留給甘鳳池去取的。那時雍正暗派孟麗絲跟踪，把偈語一一記下來，幾年間未曾物色到能人前往尋訪，今天便拿來向崆峒派作餌誘。靈谷子便道：「這偈語並不難猜，秦嶺羣峰，我們都走的爛熟了，就讓貧道帶着小徒，把劍法尋到吧。」岳鍾琪道：「眞人不要看得太輕，聽說甘鳳池還沒有死，少林寺雖被火燬，但有幾個僧人逃脫，他們定會派人守着這處山頭，讓別人盜取不得。」紅瘤眞人笑道：「大師看得我們崆峒道士太易相與了，除非朝元僧復生，我還懼他幾分，如今朝元的弟子天籟、黃梅、白雲，都已先後去世，就算甘鳳池到來，看我把他抓起來交給大師發落。」岳鍾琪道：

「眞人所說，那就再好不過了，皇上就是要緝捕甘賊歸案，還有他的同門幾個和尙，眞人若是抓到，功勞不小。」紅瘤面上一陣笑容，額上的瘤子愈覺得血一般殷紅。岳鍾琪又約定如有音訊，即到西安行轅通知。靈谷子唯唯應諾，一面喚出他的首徒「雲中鶴」出來拜見岳鍾琪。雲中鶴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生得個子高大，一雙劍眉，方顴巨目，英武中帶着狠鷙。岳鍾琪讚賞幾句，便率領隨從人等離開天魔窟。

雲中鶴聽見師傅要帶他下山尋什麽達摩劍，自是喜歡非常，他從小上山學技，看見許多師兄弟都已先後下山，有時回來朝見師傅師叔，帶了大批好吃好看的東西，心裡非常羨慕。這天他在洞外流連，遠遠看見一條人影如飛而來，臨近正是他的師妹紅裳，她今天還是穿上男兒裝扮，見了雲中鶴便道：「師兄好早，我正想找個同門陪伴下山，接待一位客人。」雲中鶴訝道：「師妹下山迎接那一位客人，是大師伯差你前往的嗎？」他的師妹紅裳，年紀比他少一歲，是盤古洞梟夷子的門徒，也是從小上山學技。梟夷子身爲崆峒派掌門，劍法精絕，紅裳跟他練了一手內家追魂劍，還有道家的奪魄索，連環九葉飛刀，而且生就男兒氣慨，豪爽磊落，沒有女兒家的羞澀態度，平常穿上了男兒服裝，雌雄莫辨，外間人還不曉到她是個女子。

紅裳見雲中鶴動問，答道：「師傅昨兒便叮囑我了，着我今朝一早下山，迎接一個從清宮到來的法師叫作赤眉眞人的，當時我對師傅說，這處崆峒山來往的多是道侶，誰個叫作赤眉，我可認他不出。師傅便說：這位道長生就赤髮紅眉，最易認識，還說他這番到來，携有一本什麽劍譜，敎我小心迎他到盤古洞來。」雲中鶴應了一聲道：「師妹，我曉到了，赤眉就是往日武當山比劍，給紫陽道長

驅逐下山那一個老道士，他如今發跡了，當了皇帝御前法師。」紅裳道：「這個我可不管，師兄陪我下山走一趟吧。」

二人下山等了半天，果然看見一個赤髮紅眉的老道走來，紅裳忙迎將上前，作禮道：「法師可是從京裡來的，小姪奉了家師梟夷子之命，在此等候。」老道打量了她一眼，笑道：「小哥就是梟夷子的高徒嗎？你叫作什麽名字？難得你下山相迎。」原來這道士就是赤眉眞人，他和崆峒山三位眞人訂了生死之交，這番雍正派岳鍾琪上山邀請，也是他的主意。他自進清宮以來，便覬覦着那一柄武當古劍和一百零八式劍譜，這兩件東西原是那亞兒所有，這十年之間，武當派弟子曾經三番四次下山，欲得回原物，也沒成功。後來那亞兒給赤空三藏抓起，古劍落在清宮，那本劍譜却沒有尋獲。赤眉這人心水非常清，他探悉那亞兒是暗隨十四皇子入京的，由岳倫岱等舊臣庇護，那劍譜定是留在允禵黨羽的家中，因此乘着雍正把岳倫岱等人下獄的時候，他便夜裡偷進這幾人的府裡檢搜一番，果然給他發現了十四皇子和那亞兒匿居的密室，那冊武當劍譜就放在那亞兒睡鋪的枕箱裡。赤眉把這東西弄上了手，秘密收藏，連巴里宗也沒知道。這番他來到崆峒山，打算向梟夷子交換追魂劍法，同時賣個人情，誰想竟因此一念，便惹出後來崆峒派進入清宮的一幕。

赤眉眞人隨紅裳上到盤古洞，梟夷子笑臉相迎，赤眉把清宮裡近來紅敎喇嘛得勢的事說出，又道：「前些時我在皇上面前，極力推薦道兄幾位眞人的法力，皇上便派岳將軍前來相請，如果道兄幾位能够晉京一行，包保皇上重用。」梟夷子答道：「貧道的子母劍還未煉成，目前不想下山，如果道兄有意，就帶小徒到清宮一走吧。」赤眉望着了紅裳說道：「就是這位高足嗎？我看他的年紀還

輕。」梟夷子笑道：「你不要小覷了我的弟子，崆峒山門下，只有我師弟靈谷子的門徒雲中鶴和小徒功夫最好，比得上清宮的一級劍手呢。」赤眉半信半疑，他以爲紅裳是個男子，梟夷子也沒說出眞相。赤眉留在盤古洞住了兩天，便帶了紅裳下山，臨行梟夷子給她改名雲裳，又暗地叮囑她以男兒身份進入清宮，伺機効力。

過了幾天，星辰洞紅瘤道人靈谷子也帶了徒兒雲中鶴下山，依照岳鍾琪暗授偈語，到秦嶺天山各絕壁尋訪少林達摩劍訣的來歷，故事敍述在「龍虎恩仇記」第五集「甘鳳池嵩山尋劍訣」的一回裡面：當日三音神尼和甘鳳池在嵩山之巔，打開鐵函，內有偈語一首，說道：「西來劍訣，遺傳東土，達摩六式，龍行虎躍，秦嶺終南，天山絕壁，子午離宮，依時一見，峨嵋金頂，還留二式，推尋偈語，得此者傳。」那時甘鳳池如獲至寶，高聲念誦，誰想雍正早已暗派猿女孟麗絲跟踪，在峭壁伏下，一一記着，回去告訴給雍正，不久便火燒少林寺，甘鳳池幾乎喪命，這偈語一直丟下來，雙方都沒暇去尋訪。今天雍正特意拿來作餌，誘崆峒派下山，目的在暗查甘鳳池和少林寺漏網僧人的下落。作書人在這裡插入一筆，引出崆峒派加入清廷和江湖俠士明爭暗鬥的漩渦裡，將來便有不少奇離曲折的故事發生。

閑言少敍，如今且說妙峰山上，自從崑崙六劍客回山後，三音神尼趁着紫陽道長來了，便請老道設法營救囚在清宮的黃面客宗流，同時也把那天崑崙朋友闖進清宮，少年俠士雲霄下落不明的事說出。紫陽道長答道：「貧道這番下山，本是爲着尋回武當古劍而來，可是四處探尋，却沒法探出小徒黃葉的行踪，如今雲霄這小子也不明下落，可能又是身陷清宮，他名份上是我的徒孫兒，貧道數十年

來，早已丟開閑事不管，但這番却不能坐視了。」沙哈洛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這處妙峰山離京太近，雍正既然偵悉我們在此，便要立刻離開，才爲上策。」王崇明那時精神已復，在旁道：「西山近處的臥佛寺，那處地方廣濶，主持和尙是我的師弟班加，我們可以退到那邊暫住一下。」紫陽道長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們要即刻離開，貧道自有去處。」當時跟在沙哈洛身旁的，除太極手王崇明之外，還有呂四娘、冒蓮，大家化了裝一起下山。紫陽道長向神尼作別，說道：「貧道日間會伺機一探清宮，一看那赤空三藏是個怎樣了不起的人，同時也一查宗流土司的囚禁地方，設法把他救出。」沙哈洛謝過一番，怱怱道別。不日便是紫陽夜會赤空奇僧，一僧一道，都是武林登峰造極的高手，且看誰强誰弱，正是：

强中有强　邪難勝正

第十回：女扮男御前雙比劍

小紅裳巧施奪魄索　密宗僧秘授隱身符

且說雍正那天在校場裡險些給那亞兒一劍刺中，幸身上有赤空三藏授他的「護身符」，卸開來劍。他回到宮裡，想起今次原擬把沙哈洛和崑崙劍客等葬身地雷火網之內，誰想沙哈洛請得黃面客宗流前來，破了飛刀，還把王崇明、呂四娘幾人刼走；保護自己的御前侍衛，也有幾人受傷。最使他沮喪的，就是獻計佈下飛刀陣的紅教大喇嘛巴里宗，誤中手下血滴子暗器，當堂化成膿血，思想起來，愈覺不値。這時雍正的性子已變成急躁易怒，突然把身旁楠木几子一拍，那小几拍的一響裂去了一角。

侍在他身旁的一級劍客領班亞密當，連忙屈膝禀道：「聖上請息雷霆之怒，今天雖然給妖尼逃去，但拏得那道學先生回來，聽說這逆賊就是噶叶土司黃面客宗流，沙哈洛不日定會偷進宮來刼取，那時奴才定把妖尼和她的同黨一併抓着。」雍正想起亞密當在日裡力却黃面客宗流，他的一口黃龍劍風捲殘雲一般把黃面客的鐵傘削毀，如今見他全身武士披掛，按劍屹立，神清氣爽，不禁回復了寬容，對亞密當道：「領班不愧是朕的左右手，替我們滿洲人生色不少，朕想沙哈洛等人現還躲在京畿附近，剛才朕已傳令神武營便衣巡檢，限期探出逆黨行踪，遲早也會把他們抓着正法的。」說了把身上金線繡的短褂脫下來，賜給亞密當，這是淸宮裡一種無上的賞賜，亞密當連忙俯伏謝恩。

雍正又道：「朕今天全憑赤空聖僧的護身符，躲開那亞兒一劍，朕如今想起，赤空三藏可能算出賊黨逃匿之所，領班現在就隨朕往上苑一行吧。」亞密當應了一聲，把守在宮門外的二級劍客領班于成龍召來，率領御前侍衛一起保護着雍正，向宮裡的紅教上苑走去。

赤空三藏把雍正接進上苑，那時供殿上各喇嘛正在舉行巴里宗的涅槃典禮，雍正忙上前注香獻帛。赤空三藏讓進閣上靜室，才道：「巴里宗法師不幸涅槃，聽說是給宗流所害，如今仇人就逮，未知皇上如何處置？」雍正故作戚容道：「朕正悲悼大喇嘛遇害，犯人宗流已交給白振統領看管，朕今夜來見聖僧，就是想聖僧大施慧眼，看看妖尼沙哈洛和她的同黨匿在何處，好將賊子一網成擒。」說罷又向赤空三藏道謝護身符的靈驗。

赤空三藏默然一會，對雍正稽首道：「貧僧自入宮以來，把靈光盡斂，無非懼怕給密勒池的敵派同門得悉行踪，如今聖上要察悉沙哈洛藏身之地，貧僧惟有運用天眼通密宗大法，一覷究竟。」赤空回到座上，念動眞言，閉目入定。一時心境開悟，靈神和外界接觸，已知三音神尼在妙峰山，只是神尼那邊也運出無上定力，障蔽行動，妙峰山的週圍事物，一時沒法觀察淸楚。便對雍正道：「聖主洪福，貧僧已看出沙哈洛匿在妙峰山，她的身旁還有幾個武林高手，如果要把他們消滅，貧僧這下有一個妙計。」雍正喜道：「聖僧有何妙計？」

赤空三藏把飛龍僧召進，着把兩具施放毒霧的東西扛進來。那東西是個鐵造的圓筒子，透出一個氣門，連着導管。赤空道：「這東西是昔日龍猛菩薩在南天竺時，替民間殺滅蝗蟲的器皿，用時隨風散佈，人畜嗅着，肢體腫脹不能行動，如今藥力增了幾倍，只要是有呼吸的人，嗅了自然昏倒。」雍

正生平就喜愛旁門異術的奇怪東西，見了自是歡喜。即時傳諭內務府依式打造二十具，限兩日內齊備，打算把妙峰山包圍，施放毒霧：又傳令把黃面客宗流移到隧道密室，關在鐵人的胴體裡。這種酷刑就是以前殺害章克呼圖克圖的東西，鐵人的胴體裡滿佈利刃，連着機捩，如果有人毀了牢門，鐵人立刻自動緊合，犯人也給利刃貫穿身體，難逃一死。

過了兩天，內務府已把二十具噴霧器繳到，雍正下令由三級劍客領班莫八俊率領一隊紅巾武士，把妙峰山包圍，另派飛龍僧帶領血滴子施放毒霧。莫八俊接旨後，即日出發，一行抵達妙峰山，沿途搜索，最後發覺了北麓的東齋堂和紫竹林精舍。莫八俊指揮各武士戴上口罩，在逆着風向的一面埋伏下來，飛龍僧和二十名血滴子，站在當風之處，把噴霧器一齊施放，立刻一陣陣綠色的毒霧隨風播送，把東齋堂籠罩着。那毒霧凝聚不散，像雲蓋山頭，飄浮嶺上，經過半個時辰，才漸漸吹散，東齋堂的殿閣又重現眼前。

莫八俊在逆風處守着，遠遠望見飛龍僧的旗號，知道東齋堂裡的賊人已受毒霧燻播，這時定已昏倒，即時領着五十名紅巾武士衝進佛堂，誰想門扇大開，堂裡靜悄悄地沒個人影，還以爲三音神尼和各俠士躲在後面的齋舍裡。當下分頭搜索，佛堂齋舍，踏遍一番，連道姑也不見一個，只有一些雞犬小動物倒在庭前。莫八俊暗暗驚奇，看來沙哈洛等早已探出了消息，才會事先逃遁。他吩咐各武士守着堂內各處路口，獨個兒巡到紫竹林，這裡築有觀音閣一座，大門虛掩，莫八俊一脚踢開，喝了兩聲，見沒人答應，便仗劍入內。殿上神龕，懸了輕紗帳幔，隱若看到供奉的一尊白衣大士，高與人齊，一手捧着淨水盂，一手作勢洒出甘露，莫八俊瞟她一眼，覺得大士像塑得栩栩如生，容光煥發，

竟然有點面善，心裡只是稱奇，却沒暇來得及細視。偬偬踏進殿後，那裡有梯子通到小閣上去。他一個箭步衝上，一看是個小佛堂，冷森森的，堂裡道姑早已逃個精光。

正想轉身下樓，突聽到閣下砰然一響，大門關上，莫人俊暗吃一驚，腦後颼的似來了一股風，有人說道：「莫人俊，你侵犯佛門凈土，難以饒恕！」急忙轉身一望，剛才神龕裡那尊白衣大士，盈盈站在面前。當下一驚非小，提劍一攔，退後喝聲問道：「你是人是鬼？」隨着定神細看，認得就是前幾天在校場裡出現過的蒙古女尼沙哈洛，知道中計。這時沒等對方動手，連忙一劍奔去，把奇門劍法的「山魈拜月」一記妙着撤出，一縷劍光，如電火直射。莫人俊這一劍，的是快如風捲，怎知眼前白衣影子一幌，他的劍戳了個空，急的追影隨形，跟風發招，一連嚓嚓兩劍，向那白衣影子掃出，他的劍變化神速，輕易不容躲避。只見那白衣影子拂起兩袖，雲裳飄捲，驀地一股勁風把來劍吸着一卸一撩，兩劍都給盪開。莫人俊知道遇上了勁敵，這時才知大漠神功的奧妙，確是名不虛傳。劍未回撤，沙哈洛早已一掌飛出，莫人俊急速乘着掌風轉身，順勢把劍一盤，「雲龍捲尾」，一縷弧光向後剁出。三音神尼一看他在轉身，已知他發出暗襲，玉臂向下一撩，指頭下戳，剛點在莫人俊手肘上的寸關，驟覺觸電一般，長劍脫手墮地，三音神尼一記「兜羅綿」手腿的上撩，一撥一按，已在莫人俊腦後點了龍骨穴，一霎間翻身倒栽，當堂失去了知覺。

守在紫竹林外的武士，見莫人俊許久不出，大門也關着，大家破門進內一看，已不見了莫人俊，只留下一口佩劍，一時驚得目定口呆，忙稟告飛龍僧，到閣裡搜索，才發覺神龕底下是個隧道出口，循石級走去，直透到山麓，料想莫人俊已給叛徒們刼走了。

雍正以爲這番施用毒霧，會把各俠士一網成擒，誰想撲了個空，還折了莫人俊，料到沙哈洛早已偵悉這次的行動，預先伏下拏起莫人俊作人質，教自己不敢把黃面客殺害，當下又氣又惱。忽報赤眉眞人已回京，在外候旨。雍正一想：「赤眉這番往請崆峒派劍客來京相助，且看他進行得怎樣。」立刻傳旨召見。赤眉似是風塵滿面，帶着一個眉淸目秀的少年，站在階下稽首，那少年一臉天眞，遠遠盯着雍正，侍衛一聲叱喝，赤眉在他肩上一按才跪在階下，雍正召赤眉上殿，問道：「道長此行成功嗎？」赤眉瞞過了自己把武當劍譜奉獻給鼂夷子的事，稟道：「岳將軍比貧道先到崆峒山，三位眞人已接受了皇上封號，如今鼂夷子着他的門徒雲裳先跟貧道回京，替皇上効忠，將來若有聖旨相召，他們都願意前來，盡點微勞。」雍正怒氣稍平，問道：「崆峒派三位眞人的武功比道長如何？」赤眉回稟道：「貧道不敢比擬，他們都是外道劍派高手，練的是外家追魂劍、陰風掌，就算武當派的鼻祖紫陽道長，平日也不敢惹他們，若果蒙古妖尼撞上了三位眞人的法力，定會束手就擒，不過他們目前還沒打算下山，除非遇到和他們過不去的事，那時可能逼着到來。」雍正心裡雖有點不悅，但知道這些外道劍客，不能臨以皇帝威權，心想：「莫人俊是崆峒派門下，是棲霞子三弟子中的二師哥，這番給沙哈洛拏去，朕正好拿這話題激他們下山。」他把眼向下一望，那少年生得面如敷粉，唇若塗硃，鳳眼蛾眉，肌膚柔潤，可惜生來是個男子漢，覷這年輕伙子，有什麼了不起的武藝子。少年也不時抬頭窺他，不禁問赤眉道：「這小子叫什麼名字？本領如何？」赤眉稟道：「他叫雲裳。」一面喊他上前跪下。雍正故意把靴子在他脅下輕輕一撩，說道：「起來說話！」少年俯伏座前，突把肩膊一抬，雍原正是存心一試，想在胸脯之旁印上一脚，怎知觸到臂膀，一股暗勁反彈過來，竟把他整個身軀離座

一拋，這一種內勁使他暗驚。連忙定神問道：「你怎麼改個女兒的名字？」那少年應道：「皇上請問家師，這名字是他所賜的。」雍正又道：「看你年紀未過二十，功夫却練得這麼好，你知道朕跟前有個遼東劍客亞密當嗎？」少年回稟道：「小民聽赤眉師叔說過，他是皇上御前的劍客領班。」雍正笑道：「你不要自稱小民了，朕明天召你進御園來，和龍木公比試幾手，如果接得他三招，便給你一名五品侍衞職。」雲裳口稱領旨，謝恩和赤眉一起退出。亞密當在旁稟道：「皇上，奴才看剛才的小子，羞答答地像個姐兒，那會是龍侍衞的對手呢？」雍正道：「領班不要以貌相人，朕適才試他內勁，本領相當高強，龍木公未必能把他剉倒，明天當有分曉。」亞密當心裡不服，只不敢言。

第二天，雍正來到園裡，在沉香亭設了寶座，兩旁劍手侍立。赤眉挈同雲裳進來謁見，龍木公偷看這少年人一眼，心裡暗暗好笑，想皇上眞會尋我這老頭兒開玩笑，教這個姐兒模樣的人和我交手，忘是沒開心。雍正問道：「雲裳，你曉到龍侍衞使的是一根虬龍鐵杖，重二百觔，他是有名的外功高手，朕只教你二人來往三招，不許傷及毛髮，你選用什麼武器，只管說出來。」雲裳回稟道：「小人從小練就三種功夫，名叫內家追魂劍、奪魄索、連環九葉刀，這次傯忙下山，一時沒携得好的劍子，只懷着奪魄索和九葉飛刀在身，這是家師所賜，命小人帶在身邊，用來保護聖駕。」雍正喜道：「看不出你有這幾手本事，今天不是比暗器之時，朕着人給你一口寶劍，如果你擋得龍木公三招，朕便將寶劍賜給你佩帶，作爲奬勵。」說了命內侍到宮內武庫把那柄武當古劍取來。這武當古劍就是昔日那亞兒在畫軸裡發現的東西，自從那亞兒首次被捕，這劍落在禁宮，掌武庫的是神武營統領白振，鐵庫有三重鐵門關防，劍庫暗藏壁間，不易盜取。

赤眉眞人聽了，暗吃一驚，他在崆峒山時，也會說到武當古劍的來歷，想慫恿晁夷子入宮伺機盜取，將來送給自己作爲獻贈劍譜的酬勞，怎知如今雲裳得來全不費功夫，這樣將來能否如願入到自己手裡，已是煞費思量了。想念間內侍已把古劍取來，雍正接在手中，畧看一眼，嚓的把劍鋒拉出，一時冷氣森森，映着日光，鋒芒閃閃。雍正先自讚道：「端的是把寶劍呢！雲裳，且看你有沒有本領佩在身上。」看的十二名一級劍手，都投出羨慕的眼光。龍木公一揮虬龍杖，躍到階前，鐵杖盤空，連打幾匝，說道：「雲裳，你來！」雍正見龍木公對雲裳露出輕藐，不想他在自已跟前受剉，諭道：「龍侍衞，你不要小覷了雲裳，朕不過命你考驗他的本領，不許傷及對方身體，違旨者重罰！」

龍木公在下高呼：「奴才遵旨。」雍正把古劍遞給雲裳道：「你下去接他三招，只管把功夫使出來！」雲裳捧劍下跪，退到簷前，回身一縱，和龍木公相對站着，作禮道：「龍大人包涵一下，在下奉陪三招便是。」

這個外家高手把虬龍杖一引，在面前盤了一匝，呼的帶起一股風兒，他把頭抬起，雙目朝天，望也不望雲裳，這一遭白眼分明是瞧對方不起，然後應道：「皇上命老朽試你的眞功夫，所以就和平常交手不同，不分主客，如今由老朽發招，你可拉開架式！」他的語氣帶着命令的神氣，說了把虬龍杖向下撥一個半圓，故意展出「水簾橫瀉」的功夫，虬龍杖撥過之處，起了震波，遠看就像軟鞭打到最速時擺在下邊的半圓週，霎霎生風。站在雍正身旁的各派劍手，知道龍木公在處演身手，給雲裳一個下馬威。再看看雲裳，只見他卸去外衣，內穿一式湖水綠直綴短褂，窄袂管，粉底快靴，腰束鵝黃潤腰帶，眞是出色當行。他的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，已起了紅暈，胸脯起伏，未知是否神情過於緊張，

愈顯得他腰圍的纖小，對着龍木公這個雙鬢斑白的老頭兒，比擬起來十分不對稱。

這時好些人都替雲裳危急，暗想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哥兒，雖然說從小便在崆峒山學技，他那會敵得上這個一流外家高手的武功，幸而雍正有令，不許傷及對方身體，因此大家一時屏息靜看，鴉雀無聲。

雍正在座上一聲諭下，雲裳右手提劍向上一抬，左手兩指輕輕貼近劍端，捧着向前一舉，雙足一彎，作禮道：「龍大人賜教！」龍木公把虬龍杖向上揮起，打出「老鷹盤旋」，風勢虎虎，幾匝之後，突然沉杖向着雲裳左側壓下，一勢「靈鼇捲尾」，一掃一捲，力沉勢疾，杖帶千鈞。就在這電火霎出的當兒，便見雲裳隨杖倒地，嚇的觀看的人幾乎叫出一聲，說時遲，龍木公一根虬龍杖蓬的一響下着，火星迸發，碎石橫飛，火星中但見綠色的人影在地面一滾，龍木公全身顛開，虬龍杖也一齊反彈，因為動作快得很，座中只有雍正和五六名一級劍手看的眞切。雲裳早已在地上一勢鯉魚打挺站起，捧劍躬身，叫出一聲「承讓！」原來剛才虬龍杖扎下之際，棍風先到，雲裳隨風急倒，抱劍滾避，龍木公一根鐵杖用足了外勁劈下，一發難收，蓬的一響劈在石上，爆出火花，雲裳這時臥地一腳「鈎鐮腿」斜裡打出，柔中帶勁，乘着虬龍杖給石階反彈之力，給他加上一腳，龍木公再沒法站穩，還



劍尖觸上杖頭，身體也給離心力擺開。

幸功力湛深，足下一沉，定着身形，已經退開幾步，這才知雲裳這小子不特身形輕快，內勁確會下過苦功，已是不敢小覷。

雲裳抱劍屹立，等龍木公再度發招，面不改容，只是仍有點怯場的樣子。龍木公瞧他適才不敢接自己一杖，料他外功定不及自己，這番要迫他硬接一招。當下虬龍杖一擺，說道：「雲裳，看我的杖！」突然全身一拔，雙足一縮，已縱起尋丈。虬龍杖盤旋疾落，如同現代的吊風扇。這一式俗名「雪花蓋頂」，但龍木公縱身發杖，是外家杖法裡的「移山塞海」，眞的勢若泰山壓頂，除非有縮身入地之術，否則鐵杖盤下，腦袋定會搬家，或是給劈的腦漿迸裂。

雲裳一看來杖，冉若烏雲下降，便知不容易硬擋，雖然手裡的一口是寶劍，如果展出「劍指天庭」，中鋒突破，劍鋒碰上也會脫手飛開，只有隨勢遠盪，借力脫身，連忙提氣上升，放輕了身子，把內勁全透到劍尖，疾的一劍貼上，虬龍杖已是盤旋劈下，祇見雲裳把劍尖一搭便觸上杖頭，竟然緊緊地吸着，他的雙足一縮，全身離地，竟給虬龍杖帶起，那杖正在急轉當中，雲裳身子也隨着飄引，祇一匝，雲裳把內勁一縱，劍端脫開虬龍杖，他的身體同時給離心力擺了開去，借龍木公的力飛身遠

引，這樣便躲過龍木公的一記重着，看的各御前劍手，都齊聲喝采。雲裳已站在階前，向雍正屈膝道：「皇上福蔭，小的才能避過龍大人一杖。」

龍木公看雲裳使出鵝毛輕功內勁滲透的本領，不禁暗暗讚許，心想：「外家杖法裡的三大出手：斜攻、上壓、下盤，前兩手都用過了，這回用下盤給他嚐一下滋味兒，看他能否吃得消。」雍正在亭子間諭道：「龍侍衛，再給雲裳最後的一招好了，若是接得過時，總算已能躋身御前劍手之列。」龍木公應了一聲，向雲裳望去，見他沉劍向前，作勢等候，立刻橫擺鐵杖，攔在身前，喊一聲「看我的！」將身一低，箭步衝上。這一趟把下盤出式「寒月滄波」展起，鐵杖貼地捲掃，夾着外勁，起了震波，像潮水般滾滾襲到雲裳腳下。他這一杖夾着「下馬鋪毯」的去勢，要縱避時，就隨踪捲上。雲裳急退幾步，鐵杖如蟄龍戲水，隨風逐浪地追上。龍木公見雲裳這番有點着忙，手腕一翻，突然變了招，「玉女穿梭」，鐵杖展開扇形的來回急掃。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，忽見雲裳飛身竄起，一縷銀光，閃電般向地上射落，跟着便聽到嚓嚓連聲，地面爆出一些火花，像有幾橛黑東西彈開。眨眼間雲裳已飄身落下，龍木公手裡的虬龍杖已剩回半截。大家定睛細視，石階上揷着雲裳手裡的一口武當古劍，沒進寸餘，龍木公被削的鐵杖，已分成五六截，每截二三寸不等，還在地上滾轉。這時才曉到雲裳適纔乘竄身之際，把劍力投地面，他這口是切金斷玉的利劍，揷在石上，龍木公的虬龍杖正在穿梭般掃到，當堂給削成幾截，他的杖短了一半，雲裳落地時，便掃不到。這時龍木公起了皺紋的臉，露出羞愧，把半截鐵杖向地面一丟，轉身向雍正跪下，說道：「老奴不中用了。」雲裳也伏地請罪，稟道：「小的敵不過龍大人，乞皇上恕剛才丟劍之罪。」

雍正諭道：「你兩人都起來聽旨，雲裳，你的功夫本敵不過龍侍衛，但你身手靈活，機警鎮定，可以當得朕的御前侍衛，暫給你一名二級劍手之職，你好好的効力本朝，將來自有升遷。」又對龍木公道：「侍衛替朕躬考驗眞才，雲裳雖避過三招，但已丟掉武器，勝方仍屬侍衛所得，遲日朕着御用三絕爐替你打造過一根鑌鐵杖，這時又何必難過呢。」龍木公和雲裳謝恩退下。誰想他兩人交手，激起了在旁亞密當的氣，他看見雲裳這小白臉，竟敢在御前各劍手面前顯本領。他平日得雍正寵信，清宮各劍手無不對他奉承，和龍木公感情甚是投契，如今見龍木公給削斷虬龍杖，雍正的一番諭旨，不過是安慰龍木公的門面話，又見雍正說過，要把武當古劍賜給雲裳佩用，更覺眼紅。這時離班奏道：「皇上，雲裳既是崆峒門下高手，奴才也想領教幾手，如果他的功夫確是到家，那麼皇上賜他二級劍手也覺委屈了。」雍正見他忿忿的道來，知他肚裡生氣，要制止他未必捺得下來，反而會離開自已跟前，便約雲裳厮拚。當下諭道：「領班的本領誰人可及，雲裳那是你的對手。」亞密當還是跪地要求，雍正暗想：「雲裳一手劍法，雖不是亞密當的對手，但他們崆峒派有名的修煉奇門異術，朕也要看看其中有什麼獨門功夫。」於是着亞密當起來，道：「朕許你給雲裳一點試驗便是，但你的劍法超絕，容易傷及雲裳，你要毋負朕意！」亞密當欣然接旨，撫着身畔黃龍寶劍，踏步下階。

各御前劍手見亞密當出塲，他是清宮裡壓尖兒的劍手，無不欣盼一看他怎樣擊敗雲裳。忽見雲裳跪在雍正座前，稟道：「奴才萬死，領班大人是清宮侍衛魁首，誰個不曉，奴才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奉陪。」雍正見雲裳盈盈下跪，聲若黃鶯出谷，心想：「可惜你是個男子，否則孟麗絲出走之後，你就是個最好的替身兒。」不覺多看兩眼，雲裳給他盯着，一時紅暈上頰，又說一聲：「奴才不

敢。」雍正才發覺他在候旨，便道：「雲裳，朕已命領班交手時不許傷及你的身體，你何須駭怕。」

雲裳回道：「奴才不是駭怕，實因劍法不是領班的敵手，如果皇上答應奴才使出獨門暗器，才敢一試。」他這番話正中雍正心懷，立刻點頭道：「朕准你便是，但你也不許傷害到領班的一根毫髮。」

雲裳應了一聲，走下石階。雍正把亞密當召到跟前道：「朕答應雲裳使他們崆峒派的獨門暗器，你小心提防！」亞密當點頭應諾，飛身一縱，如火箭穿空，竄高數丈，一勢「雁翅斜飛」，側身落地，剛站到雲裳的面前。

雲裳道：「大人賜教！」亞密當一抖黃龍劍，流光映射，應道：「雲裳，俺讓你發招！」雲裳應了一聲「承讓！」把古劍迎風一盪，倏的將身一轉，劍鋒外盤，一彎便拐到亞密當身上來，眞似動如兎脫。亞密當自從服了千年人參，雙目如電，明察秋毫，瞥見一點劍光射來，連忙把劍擋上，雙劍嚓一響卸開，正待還招，誰想雲裳的劍瞬又點到咽喉，疾如流矢，急的輕身後引，抽劍封門，煞去雲裳這一劍，趁這時自已劍鋒外向，順勢下撩，一記「王母拂袖」，向雲裳下盤掃出，劍鋒過處，颯颯生寒，料想雲裳正在攻取自已上盤，一時未易回過劍來招擋。這當兒驟覺拍的一響，手肘震了一下，他的黃龍



亞密當離地縱起，忽覺雙足似給人抓着。

劍竟在中途觸上來劍，雙方不期一震，他的內勁來得高强，立刻把雲裳震開幾步。這才驚訝雲裳使的追魂劍法，有發無收，和各家劍法一式接連一式的出手不同，而是連環接續，像遊絲吐出，追着敵人的劍路，着着發招，變化神速。當他一劍點刺亞密當的咽喉，給亞密當煞過一招，他手也不回，劍鋒順勢卸落，戳及下盤，誰料亞密當也是劍向下撩，恰好碰上。亞密當雖然把雲裳震開數步，但見他劍法神速，幾乎領了一着，心裡有點駭然。連忙運用元神，目不少瞬，看準雲裳身形站定，暗施內勁，一記「天邊歸雁」妙着，黃龍劍電火般向前捲去，劍光滾滾。雲裳看見出手不凡，急將身一斜，劍從下擋，雙劍貼上，亞密當的劍驟起震波，劍尖幻出一個碗子大小的圓形，把雲裳的劍吸攝着，陷進半截。雲裳驟覺劍身如進了瓶口，要抽回來，却有一股暗勁緊緊吸着，一時急的滿面通紅。亞密當馬步低沉，雙脚落地生根，他的劍愈轉愈快，突然沉腕一壓，勁從劍鋒透出，雲裳不由自主地隨劍彎身，終須屈膝跪地，才抵得亞密當的重壓。

雲裳紅着臉道：「領班大人，卑職服輸了。」亞密當在各劍手面前，要使雲裳知道自已的厲害，有意把他戲弄一下。這時口裡說出一聲「起來！」黃龍劍一提，倏的收歛，雲裳全身給他帶起，足才站定，怎知亞密當又是一聲「接劍！」身形一拔，半空彎腰，劍光直劈而下。雲裳才舒過一口氣，聽

到劍風颼然，急來一勢「孟德獻刀」，坐馬低身，向上擋出，正想連招發着，但亞密當出手相當快，一觸便隨劍削落，雲裳使勁把劍鍔抵拒，暫然一時，可是亞密當一口黃龍劍比他的武當古劍長多半尺，劍端已捱近他的胸前，亞密當似有意戲弄似的，劍鋒透勁，漸漸抵壓過來，劍尖在他胸脯前劃着之字形急切。雲裳眞是又羞又急，叫道：「領班請住手！」亞密當充耳不聞，祇見雲裳向腰際一掏，手裡揑着一團東西，對他的身上一揚，眼前一股輕烟，目爲之眩，知道雲裳在施放暗器。他一鬆手，身子離地直縱，忽覺雙足似給人抓着，蹬了兩下，愈抓愈緊，瞬眼間已倒栽落地。雲裳張手一收，髣髴似有一條飛蛇般的東西沒進他的掌裡，再看時什麼都不見了。幸而亞密當這倒栽，不過從五六尺高墮下，早已挺身站起。亭子裡雍正和好些劍手，離得遠一些，大家都沒法看到雲裳使的是什麼暗器。

亞密當從未遇到敵手，這番雖未算被人㨃倒，還是心裡不甘，不禁怒火如焚，喝出一聲：「小野種，你敢把本官暗算！」雍正在座要喝止時，亞密當已縱身衝上，寶劍撤出，展開兩翼光芒，如大鵬下降，帶起勁風，遠處簷角風鈴，一齊吹的響起。

雲裳駭然道：「領班見饒！」一句未畢，劍光捲到，雲裳斜身竄避，提劍穿空，連擋兩招，亞密當把劍一盤，螺旋罩下，這一手是長白派的搏擊劍法絕技，雲裳劍才貼上，當堂陷進螺旋線內，祇覺手肘一震，寶劍脫手飛開。亞密當劍鋒向雲裳頭上一圈，想把他的辮髮戳落，眼前驟覺人影一閃，斜裡一陣風襲來，他的劍一撩便開，耳畔

聽見有人喝道：「住手！」定睛一望，原來是雍正到來，手裡一口白金劍，寒光迫射，剛才人影一閃，劍隨風到，輕身本領不在自己之下，這時才相信皇帝也是個劍法行家，今天才看到他的眞功夫。連忙揮汗跪下道：「奴才知罪！」雍正面色微慍，諭道：「雲裳忠心爲朕効力，爾等誼屬同僚，從今不得心懷妒忌，朕對爾等，亦一視同仁，無分軒輊，誰個出力最多，將來自有賞賜。」亞密當和各劍手一齊俯伏接旨。雍正敎侍臣取出錦袍，各賜一襲，亞密當、龍木公二人賞戴花翎，那一口武當古劍就發給雲裳佩帶，小心保管。

雍正畧施恩德，籠絡着一班御前劍手，還怕亞密當心裡不服，便對亞密當道：「聽說你的妻室華燕支，也從崆峒山學成武技，你可着她到來，和雲裳相見。」亞密當唯唯應諾。一會華燕支婷婷進入御園，在雍正跟前下跪。雍正問道：「華夫人，你在崆峒山時，會否見過這一位同門？」華燕支抬頭一望，見雍正座前站着一個少年武士，面如冠玉，英武之中却帶點嫵媚儀態。心想：「我離開軒

有人喝道：「住手！」他的劍當堂給彈開去。

韃洞多年，那時祇有我的三位師哥，我都認識，此外梟夷子師叔門下收了一個女孩子作門徒，名字好似叫作紅裳，年紀不過十歲，今相隔七八年，難道再有別人拜在三位眞人門下嗎？」細看少年武士一眼，似曾見過，但看落實不相識，又不敢對雍正說謊，祇得回稟道：「小婦人離開本門日久，就是平日在山上，三洞眞人各自閉戶潛修，弟子不常相見，這位同門可能見過未定。」雍正笑道：「他名叫雲裳，是赤眉法師帶進宮來的，朕看他的身手還可造就，打算着他拜亞密當爲兄，你可贊成嗎？」華燕支忙道：「皇上有旨，小婦人那敢異言，祇不知雲兄弟是否願意。」雲裳十分乖巧，立刻上前謝恩，轉身在亞密當跟前下拜，說道：「哥哥在上，請受雲裳一拜。」亞密當反覺靦覥，一時屈下一膝，回了一禮，叫聲：「好弟弟，請原諒我剛才的冒昧。」雍正笑逐顏開，即晚賜各劍手宴席，讓他們暢飲。亞密當對雲裳本沒什麼怨嫌，不過見他初進清宮，在許多武林高手面前，胆敢賣弄本領，把一級劍手龍木公的鐵杖削折，心裡便好不高興，更妒忌他將來會得雍正寵信，奪去自己的地位。如今見妻子花蝴蝶認作同門，雍正更要他們結爲異姓兄弟，因此一口氣當堂消去。這天席散，他帶着雲裳回到自已的屋子裡，吩咐花蝴蝶打掃院外一所廂房，給雲裳居住，又撥了兩名小宮監伺候。自此雲裳便叫亞密當華燕支二人作哥哥嫂嫂，十分親熱。

且說清宮御園紅教上苑裡，赤空三藏潛踪隱跡。自前番巴里宗畢命血滴子之下，後來妙峰山施放毒霧，又折了三級劍客領班莫人俊，他覺得顏面無光，心恨沙哈洛和他作對。這天他一按靈光，揑指一算，沙哈洛那邊又來了一位武林高手，這人來頭甚大，要運用「天眼通」法力觀察仔細，誰想三音神尼早已把漠外神功施出，拿禪定力隱蔽了身形。赤空心裡愈是氣惱，他暗把亞密當召到跟前，問

道：「領班大人，前次拿獲那個黃面漢子，皇上把他怎樣發落？」亞密當應道：「回稟聖僧，聽說這犯人來頭甚大，皇上把他交給小的看管，如今放在密室裡的鐵人體內，每日飲食，都由小的派人送去，聖僧垂詢，未知有何見示？」赤空道：「貧僧剛才運用慧眼，看出蒙古妖尼那邊又來了一位武林高手，不日要來把這犯人刼奪，因此請領班到來告知此事，好得小心防範。」亞密當平日對赤空十分尊崇，當下謝過指示，問有何防禦之計。赤空從袖裡取出一紙靈符，對亞密當道：「這是密宗隱形咒語，貧僧寫在紙上，敎你念熟之後，佩在身上，用時口誦咒語，可以隱形，倘若沙哈洛帶着武林高手闖進宮來，那時領班可以隱蔽身形，把叛徒拏起。」亞密當喜出望外，接過靈符，問道：「聖僧，世間眞的有這奇妙的隱身術嗎？」赤空微笑道：「這不過是密宗精神運用的效果，你的精神旺盛，加以密宗眞言的奥妙，相合起來，別人便會生出錯覺，明明你站在面前，他人却眼看不到，但有時也會失却靈驗的。」亞密當訝道：「什麼時候會失效的？求聖僧指示！」赤空道：「領班緊記：和婦人合體之後，一不靈驗；給血光所污，二不靈驗；對方精神比你旺盛，三不靈驗，所以非到緊急之時，不可妄用！」亞密當唯唯受敎。赤空立刻傳授他八字眞言，亞密當念誦一遍，緊記心頭，才向赤空告別。

他離開紅敎上苑，心想：「我學得這隱形法術，何不試用一趟，偸偸掩進自已屋裡，看看法術靈不靈？」即把靈符佩在襟上，念動眞言，一幌身子，從御園向禁宮走去。時已入黑，天交二鼓，沿途守衛，一似視若無覩，他暗喜法術有靈，匆匆趕回他的屋裡，打算唬華燕支一下。

他住在宮裡一所小殿，往日是老妃嬪終老的地方，殿閣三重，也頗凋落。當他走近的時候，廊廡上一陣風，飛過一條黑影，亞密當打了一特，一按身上，剛才謁見赤空，沒有把黃龍劍帶着。又聽赤

空說過，沙哈洛請來了武林高手，不日會闖進宮來，那影子一瞬便過，怕是這妖尼來了。他一擰身上了簷沿，快如飛鳥翔空，舉目四顧，那黑影已竄到自已居住的殿脊。亞密當一勢「飛雲縱」趕去，着眼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子，急的躍到自已屋頂搜看，瓦上一片漆黑，楹裡亮出燈光，黃幔高懸，隱約看見他的渾家華燕支在處，正替他檢拾今晚侍值的服裝。

亞密當好生奇怪，再翻到隔院一望，連着他屋子的廊門早已關上，院外一幢房子，是雲裳的臥室。他疑心剛才的黑影是雲裳，怕有什麼軌外行動，立刻一勢「燕子歸巢」，輕身落在閣前窺看。雲裳已經卸去外衣，還戴着一頂小帽子。他想：「這小子夜裡也不脫帽子，難道患頭風病嗎？」底下脚步聲响，一個小監捧着一壺茶，在門外喊聲：「雲大人！」雲裳在室裡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小監道：「小的送參湯來哩。」雲裳答出來道：「我不想喝了，不要進來！」他一口把燈吹熄，戴着小帽子進帳去了。

亞密當搜不到夜行人的影跡，好生疑惑，飛身縱起，打算穿窗回到自已的臥室，身子一飄，忽然一陣風颼颼襲來，光影點點，在面前射到。他大吃一驚，仗着輕功靈活，順勢把身子一側，光影像流螢般從足下飛過，暗說一聲「好險！」怎知窗裡有人如箭衝出，喝聲「賊子斗胆！」一看是他的渾家華燕支，手裡提着他的黃龍劍穿窗竄出。他才啞然失笑，忙叫道：「燕支不要驚，是我回來呢。」華燕支媚目四射，神情惶惑，口裡沉吟道：「我是否見鬼！明明是阿當的聲音。」亞密當知道法術靈驗，飛身落在他渾家面前，把靈符摘下，當堂現形。華燕支嚇的面如土色，驚道：「阿當，你從那裡來的。」亞密當把她一手拉着，飛身入室，把靈符遞給她看，道：「就是這寶貝弄來的把戲啊。」於

是把赤空授他隱形術的經過說出，又把剛才看見夜行人影子飄過的事告訴一遍。華燕支眼睛一溜，沒有一點驚奇的樣子，柔聲應道：「這怕是宮裡燈光投出來的影子罷，誰個敢到這裡來走動呢。」亞密當也不言語，換過衣服，到雍正寢宮侍值去了。

亞密當離開不久，華燕支又復穿上宮裝，把銀燈弄暗一點，牽一下壁間的喚人鈴。門外有人輕扣三下，進來一個身子頎長的宮女，年紀已過二十，大步入室，問道：「夫人有何呼喚？」華燕支掩上室門，把窗帷卸下，才道：「雲兄，我多日不敢和你見面，如今我大哥幸已脫險，你也不宜在這裡逗留，萬一給我丈夫知道時，我們二人都不得了，不若你趁早離開京畿，免我日夕驚惶，怕你露出破綻呢。」那宮女忽然改變男子聲音道：「阿支，我現時還有一點事要幹的，難道你竟不念兄妹之情，容我留在這裡多住幾天嗎？」華燕支面上有點不悅，宮女又道：「我不會暗算你丈夫的，只不過要等一個人，如果你不答應掩護，我便索性露出身份來，讓你丈夫知道好了。」華燕支嘆了一聲道：「誰叫我和你從小長在一起，也罷，你幹你的，但不要累了亞密當，否則我定和你拚了這條命兒，不會放過你的。」那宮女大步出室，華燕支關上室門，才上床睡覺。

這宮女就是武當劍客雲霄，他上日和崑崙朋友進來刼牢，誤入禁宮，剛巧遇到花蝴蝶華燕支，是他童年時在一處長大的異姓兄妹。雲霄想營救華山嶽，化裝宮女，在屋裡躲藏着。後來華山嶽給各俠士救出，花蝴蝶便催他離去。但雲霄探悉黃面客失手被擒，因此每夜在宮裡偷探，剛才亞密當遇見的影子便是他。原來雲霄這時已探悉三音神尼等人藏身西山臥佛寺，暗傳消息，正在要把黃面客宗流救出黑獄去。

話分兩頭，赤眉眞人自從帶領雲裳入宮，雍正對他另眼相看，不時賞賜。一天，他在萬壽山道院裡靜坐，門外有人咳了一聲，走進一位黃冠道士，相貌淸奇，正是武當山黃葉眞人，老道暗吃一驚，忙迎進道：「道兄法駕降臨，未知有何見教？」黃葉面上陰森森的道：「赤眉，虧你幹得好事！當初你和巴里宗親口答應，若果聘得亞密當入宮把那亞兒除去，那時古劍和劍譜便歸貧道所有，如今你偷偷地把劍譜盜去，獻給崆峒派的朋友，你以爲我不會知道，今天貧道特來和你討劍子，若有半字支吾，貧道便和你一起見亞密當，把你們燒燬神尼來書，盜取劍譜的事說出，看你的頭顱能否保得住。」黃葉這番話聲色俱厲，原來當日赤眉和巴里宗二人往聘葉赫老人下山，全仗黃葉之力。今天見他到來討劍，心裡打了一特，只得笑面相迎道：「道兄何必動氣，前些時我早就打探你的消息，如今古劍就在雲裳手裡，他是我帶進宮來的，道兄要用，讓我設法換掉來給你便了。」黃葉眞人見他眞的答應把武當古劍交回，氣平復了一半，便道：「你不要用計相欺，老實告訴你，我師傅紫陽道長也來了，你若是心懷鬼胎，那時定逃不過他老人家的掌上。」赤眉初時只是想法子拖延，如今聽見紫陽來了，更是心驚，知道這番非弄計脫身不得。眉頭一皺，便對黃葉道：「道兄請於三天之後到三元宮相候，那時貧道定把古劍拿來。」黃葉問道：「你打算向皇帝頭兒討情，把古劍交回敝派嗎？」赤眉道：「這使不得，皇上不會把古劍交還武當弟子的，貧道只有趕造一柄同樣的僞劍，把眞劍盜來給你便了。」

黃葉信以爲眞，約過三天後在城裡三元宮會面，立刻告辭。赤眉連忙晋宮謁見雍正，稟說黃葉眞人前來討回武當古劍，還說如不答應，他的師傅紫陽道長也有力量奪回。雍正大怒道：「黃葉是個什

麼東西，胆敢口出大言，你問他有幾顆頭顱放在頸子上！」一面喝令傳亞密當到來。赤眉不敢把當日和巴里宗答應交還武當古劍的事說出，飾詞奏道：「皇上聽稟，亞密當昔日在八面城爲那亞兒暗算，黃葉曾救護過他，皇上如派他前往把黃葉幹掉，怕他不會下手，貧道現有一計，未知皇上能否接納。」雍正道：「掌教只管道來。」赤眉睜開三角眼，在御座旁低聲說了一遍，雍正點頭道：「掌教旣然不想和武當派正面作對，這樣幹去也好，一會兒朕傳諭白統領到你處去罷。」

瞬已到了三天，黃葉眞人依約到正陽門外三元宮訪晤赤眉，這間道觀是北京城最大的道教建築。黃葉也甚機警，看過宮外沒有埋伏，方才進入。小道童引他進入客廂，赤眉果然笑臉相迎，道童獻茶後走開。黃葉看看左右沒人，細聲道：「道兄，事體如何？」赤眉答道：「幸不辱命，貧道費了許多功夫，才弄到上手，這裡耳目衆多，道兄請隨貧道到純陽閣上去罷。」黃葉耳聽八方，看不出有什麼可疑，便隨赤眉上到小閣。

閣上是供奉呂純陽的小殿堂，佈置得金碧輝煌，紫檀雕花的神櫥裡，供奉着一尊高與人齊的呂仙塑像，穿上眞的道袍，從容站着，栩栩如生。紗帳低垂，爐香嬝嬝，面前供桌，放着一口劍子，却是木造的假劍。黃葉心裡納罕，又是氣惱，便指着那劍道：「赤眉，這是什麼意思，你着我來取的就是這東西嗎？」赤眉奸笑道：「道兄不要心急，難道我會賺你嗎？」他一手掀開神櫥紗幔，露出呂純陽的法相，右手捧着一口誅仙劍，憑肩上指，正是那一口武當古劍，劍鞘斑斕雕上符籙，一看便知不是贋品。黃葉心裡驚喜交集，見神座就在面前，一時忘形地步上前去，要把古劍從神像的手中摘下來。

赤眉在旁道：「我沒騙你罷！」說還未罷，黃葉已走到神櫥之前，鼻裡突嗅到一股男子漢身上發

出的氣味，知道有異，正想把手縮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神櫥帳幔後閃電般攫出一掌，把他手肘上的寸關緊緊抓着，像是鐵鉗一般。黃葉眞人是武當派紫陽道長五大弟子之一，內家拳技有過幾十年苦練，一觸便知這個攫他的人是個外家高手，這是大擒拏手法中的「龍爪功」，寸關是人身血脈的重要穴道，又是神經系統，給他一拿，要發出內勁時已不容易。他拚着幾十年煉就的丹田氣勁，把吐納功夫施出，張口向那人的手一噴。他這一口「氣衝斗牛」的內家本領，用過之後，自已元氣也會大傷。只聽櫥側有人叫出一聲，抓着他的手當堂鬆開不見了。就在這時，頭上來了一股風，呂純陽像似在處幌動，電火般的一忽兒，頭上颼的給人罩下一件東西。他本能地一記「遮陽掌」上撩，觸到一具硬繃繃的鐵器，鐺一响連道髻一起拑緊，痛的要命。呂純陽像一閃便不見了，原來櫥後是一扇暗門，呂仙像是個人假扮的。

黃葉眞人知道中計，回頭一望，赤眉陰惻惻地遠遠站着，他忍着劇痛，飛身撲上，把全身內勁運出，覺得右手已經痲木，便用左手施出「五行掌」。赤眉料不到他給血滴子箍着頭頂，還有氣力發掌，眨眼間掌風已劈面射到，勢若狂風捲起，急的斜身縱避，雙腿已給掌風劈到，叫出哎唷一聲，一時如受斧劈，踣倒地上。

黃葉想再發一掌時，已支持不住，他瞪着赤眉說聲，「你好……」那時毒液已從鐵冠注入腦裡，眼前一黑，就倚着神案喪了性命，身子依然筆挺地站着，雙目瞪着赤眉，厲視不斂。

赤眉適才中掌叫出一聲，躲在神櫥暗門裡的龍木公和于成龍二人連忙躍出，龍木公捧着右手，面如土色，原來他的手肘中了黃葉的丹田氣功，手背以上，皮膚都已爆裂，露出筋肉，像沸水燙過後脫

皮一般，不斷呻吟。于成龍把赤眉攙起，揭開褲管一看，雙腿留下一塊瘀黑的掌印，脛骨破碎，才知武當五行掌的厲害。赤眉老道雙足卒之成了殘廢，不能行動，後來終須死得不明不白，這是後話了。龍木公幸而練過五十年龍爪功，傷不到筋骨，但留下了一塊大疤痕。他們把黃葉幹掉後，半個時辰，屍體已化成膿血，只剩一副骷髏，龍木公令手下武士偷偷地掩埋了事，滅了痕跡。

三人回宮向雍正覆命，又把武當古劍繳回，雍正仍着送給雲裳佩帶。這一趟殺害黃葉眞人，連亞密當夫婦和雲裳都沒曉得，不久紫陽道長探悉徒兒死得好慘，誤會是亞密當和崆峒門人雲裳加害，決意找二人算賬，在第四集便有分曉，正是：

毀骸滅骨　移禍東吳

清宮劍影錄（三集）

著作者：蹄　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　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

3530.78.120

Printed in Hong Kong.